

宣講珠璣

卷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4  
/



宮  
講  
珠  
璣

宮

光緒戊申春月  
經元書室重刊

F0154-(1)

宣講珠璣

卷一目錄

採取

忠孝節義

青雲梯

兄弟齊榮

遵諭集成

認弟息訟

捐金獲福

天賜三喜

舍生取義

鬼斷家私

純孝化逆

遵諭集成

青雲梯

卷二目錄

採取

尋父獲金

孝子伸冤

聽唆欺兄

閨女逐疫

雷神碑

化懶為勤

金人搬家

紅蛇化逆

卷三目錄

採取

無名帖

鬼避孝婦

孝婦受累

苦媳報冤

馬前覆水

作善團圓

卷四目錄

採取

滴血成珠

凡長案不必一氣講完或二人輪講亦可或講半留半再講亦可

金玉滿堂

喚迷錄

嫁嫂失妻

阿鼻路

頂門針

雪花銀

喚迷錄

宣講珠璣卷一

忠孝節義

大凡人生在世各有幾件本等事業。無論士農工商。要體貼三綱五常。忠孝兼盡。纔算得天地間的真豪傑。至於女子。不拘富貴貧賤。須謹遵三從四德。節孝兩全。方算是巾幗中的大丈夫。各位寬坐聽我講一個忠孝節義的美報。此案出在明末蒲圻縣。有一人名叫樊德馨。家財萬貫。為人剛正不阿。廣智略多才辨。里人舉爲合邑團練首。娶妻陳氏。美麗絕倫。初生一女。乳名清廉。年方十二歲。次生一子。取名向陽。年方二歲。德馨內兄陳子昂。暮年乏嗣。就把清廉帶去撫養去了。是時朝中太監魏忠賢專政。結連奸黨。窺

伺神器隱有謀篡之意遂把他手下一個寵奴楊嗣元放在蒲圻縣為官以便收買民心。恰遇本縣一監生名叫方士達。生得勾鼻鵝眼。專好夤緣官府。因而惡霸一方。自嗣元到任之後。百計趨附。甚得其寵。嗣元遂囑以陰蓄壯士。乘隙生釁。士達就領命歸家。招集亡命之徒。逞威肆虐。擾害鄉村。欲招德馨同謀。德馨不允。越加嚴整團練。修飾戈矛。常與士達抗衡。兩來結下冤仇。士達白於縣官。楊嗣元縣官令士達誣呈德馨謀反。合邑士民具狀鳴冤。縣官不由分辨。把德馨夫婦母子收於獄內。時縣中有一典吏廖芳華。其人慷慨好義。可以同患難。共生死。與樊德馨素相知交。因德馨被誣陷獄。累次調辦。無奈與官作對。實難挽合。惟每日到牢門看

望。好言寬慰。一日看望回家。與妻胡氏商議道。為夫今日去在監門。看望故友樊德馨夫婦。遭此不白之冤。全家下獄。心中實為不忍。想來無計可救。可憐那二歲乳子。難免喪於刀下。若此子一死。德馨豈不絕了裡祀。我若坐視不救。不但異日九泉之下無顏相見。人生又何貴。有朋友想我夫妻年纔四十。膝下生有官保孩兒。正與樊向陽同庚。不若明日將官保帶進牢中。把向陽換出。以接樊氏裡祀。你我夫妻年尚未老。後來諒有子嗣。賢妻你說可也不可。胡氏答道。夫君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若把官保拏去替死。豈不斷絕吾門裡祀。成了不孝之罪。況你我年已四十。又曉得後來還有生育否。夫君還要三思。芳華道。祖宗裡祀固當要緊。朋友之

道亦不可輕若是德馨實係謀反則罪人理當絕嗣我何必管他的閑事德馨實是無辜受屈豈可聽其絕後況他又無姪男承繼像你我夫妻縱日後無有生育猶可擇親枝過繼賢妻何必過慮胡氏知他丈夫素篤友誼聽了此言遂含淚答道任憑夫君施爲就是是夜芳華夫婦將官保抱起痛哭了一場然後抱至牢前吩咐禁子開了監門走至內面將計向德馨夫婦說知德馨流淚道多承仁兄美意但此事有不可者三一來令郎係無辜之人豈可陷於死地二來仁兄年已四旬生育漸漸稀少倘一旦乏嗣豈不自誤三來賢兄時纔抱着令郎進獄人人均已看見倘若揀了出去像貌不對被人拿住豈不畫虎不成反受牽連此事大不穩妥

依弟愚見不若仍將令郎抱出免得起人猜疑芳華道賢弟只在利害世情上講論把愚兄當作何等樣人去了不必過慮快快將向陽抱來與吾兄更換衣服須要急速爲佳不可遲延德馨見芳華言詞慷慨心意誠切說道兄長定要如此請上受愚弟夫婦一拜禮畢卽把向陽衣服與官保更換芳華卽抱出獄門去了再說德馨有兩個奴僕一名顧嬰一名柳芳自那日見得主人全家被拿遂來至縣中打聽消息聽說主人下獄二人便到廖芳華家中哀求救主芳華言道你的主人與縣主作了對頭難以救出你二人既有忠主之心可將你家小主人抱去着意撫養後來也得報仇柳顧二人聞聽此言喜不自勝向芳華叩頭拜謝救援之恩然

後將小主向陽抱出遷居南山躲藏去了。目說縣官楊嗣元生有

一子。名叫維盛。一日入監巡風看見陳氏生得美貌。欲納為妾。對

父嗣元告知。嗣元提出陳氏到二堂面言其事。陳氏背負小兒跪

在地下。便向太爺哭訴道。陳氏跪地哀哀稟尊聲。太爺聽原因

媳婦兒休怪民婦不遵命。人生各要守大倫。未必叫你當少爺娘

願當個夫妻因緣前生定。豈可棄夫另配人。自幼受過姆氏訓。三

從四德記得清。第一女子重貞靜。事夫不可懷二心。曉不得你的

罪不久就要問斬你早夫死要盡命。女子身價值千金。若是

失身出了姓。千秋萬載落罵名。天地不容神人忿。死墮地獄難超

昇。婦不二夫。天倫定。好比忠臣不二君。你既不肯改嫁。難道願

與反賊同死不成人嗎死夫難是正分人。也喜來神也欽。要想與我同衾枕。除非頭落閉

眼睛。嗣元聽得陳氏之言。拍案怒道。你這犯婦。不識抬舉。好言

相勸。推三阻四。吩咐手下。把陳氏背上孩子解下。命公子維盛將

陳氏擒進後房。維盛聽得此言。親自動手。把官保解下。擲於地上。

陳氏便泣道。既要我成配。豈可強逼。你可依我一件事。方能成配。

夫妻不然誓死不從。維盛道。只要你肯從。莫說一件。就是十件。都

也依從。陳氏道。你可將我丈夫放出獄來。待我辭別。然後完婚。維

盛道。這事極其容易。當即命差役。把樊德馨放出。陳氏又吩咐在

大堂搭一高台。搭畢。陳氏於是請德馨坐在台上。然後點起香燭。

跪在台下。傷心哭訴道。陳氏女跪台前。咽喉哽哽。尊夫君聽為

宣讀珠璣

卷一

忠孝節義



妻細訴衷情自與夫配鴛鴦奴真有幸鼓琴瑟樂倡隨義重恩深  
奴的夫你爲人剛直中正當團首靖盜賊赤胆忠心不順賊不容  
奸結下仇恨坐監牢不退悔視死如生奴只願隨夫死同把節盡  
在陰司做一對無頭鬼魂萬不料維盛賊貪淫太甚苦逼奴爲媵  
妾妄想癡心你的妻也知道大義要緊又豈肯失節操玷辱夫君  
夫呀爲妻的閻王殿去把夫等候夫君一同來好把冤伸奴雖死  
還望夫主意掣定切不可聽賊言墮了初心本待要把離情多訴  
一陣怕賊人猜透了難以脫身一對燭三根香權當祭品這也算  
我夫妻過了一生 陳氏哭畢向德馨叩了幾個頭立起身來就  
向大堂那石礮磴上用力碰去撞得頭破血流一命嗚呼這纔弄

得維盛全然莫趣。嗣元聽說陳氏碰死。不覺大怒就吩咐手下。押  
德馨抓下台來。斬首示眾。復叫斬殺乳子。以絕後患。左右尋了多  
時。不見乳子。原來本縣城內有個漁父。昔年曾受德馨的恩惠。今  
日來此看視。乘着開攘之際。已將乳子官保暗地抱下河邊。放舟  
而去了。再說德馨內兄陳子昂。聽得妹子妹丈一並慘死。不勝悲  
傷。就收拾銀兩。去在道台衙門呈詞。與妹夫妹子伸冤。道台批准  
親提審訊。嗣元得信。不覺大恐。便與士達商議。暗地行文。稟知魏  
忠賢。假傳聖旨。判道。陳子昂黨附叛逆。例應斬首。抄沒家產。道台  
失於稽察。護庇叛賊。革職離任。其所失賊種。樊向陽着令本縣有  
司。畫影圖形。查出正法。方士達告賊有功。卽補本縣團練使。訓練

士卒以防德馨餘黨旨意。下一面將陳子昂斬首抄家。一面就出下告示捉拿向陽。此時子昂之妻周氏一聽此信，忙與姪女清廉說知。清廉守着周氏痛哭了一場，便收拾銀兩，女辦男粧，同周氏逃出在外。不久將銀用完，周氏年邁染下疾病，竟又亡故。清廉無奈，只得頭插草標，將身賣與林子儀家中作子。總把周氏安葬。那林子儀居家富足，膝下無子，自得清廉，喜不自勝，就送在學下攻書不題。再說顧嬰柳芳自將小主救出，躲在南山。一日忽聞主人主母均已廢命，十分悲痛，即要替主報仇。怎奈無計可施，又聽得出下榜文捉拿小主二人，胆顫心驚，欲想引主逃遁他方，又怕被人盤獲，欲想在此久居，又恐走漏風聲。二人想來想去，柳芳說道：我有一子，名喚貴元，今方二歲，不若假充小主，裝辦我抱去，出首那賊，既獲此子，必然揭毀榜文。小主庶可逃脫此難。或者賊人見我忠心，把我收入府內，也可乘隙與主報仇。顧嬰道：你肯捨身捨子與主報仇，我也願捨這條性命。保定小主生死不離。二人商議已定，便向空拜了幾拜，又對面拜了幾拜。於是柳芳就抱起貴元到縣出首。嗣元信以為真，將貴元斬首，把榜文揭了。且收柳芳在衙內辦事。顧嬰見榜文揭毀，便將小主向陽帶起，逃奔襄陽安身。每日貿易供養衣食，及後向陽長成人材出眾，勇力絕倫，熟習弓馬，屢屢想報父母之仇。怎奈無隙可乘，只得混跡泥塗，權且養晦。卻說清廉在學下攻書，痛念父母之仇，時時流涕。因此苦讀寒

窗晝夜不懈。欲圖上進。以雪沉冤。一日林子儀欲與定婚。清廉執意不從。總要名成後娶。果然有志竟成。讀到二十八歲。時值魏忠賢罷秩。屢試屢第。得中狀元。天子見清廉人才邁眾。欲招爲附馬。清廉奏道。臣有父母之仇。未曾伸雪。不敢奉詔。天子問道。有何仇。對朕從實奏來。清廉承問。便泣訴道。林清廉跪駕前。一一細稟萬歲爺聽。微臣訴說根生。臣原籍蒲圻縣。本是樊姓。臣的父名德馨。母氏姓陳。生微臣兩弟兄。年輕骨嫩。小訓練。惹下了大禍。臨門楊嗣元到任來。心懷不正。串監生方士達買馬招兵。縱惡徒肆劫奪。擾害百姓。一心想奪我主錦繡乾坤。臣的父當團首。爲人剛正。修戈矛。集團勇。除暴安民。因此故與士達結下仇恨。誣臣父在

造反。收入監門。最可惱楊嗣元惡子維盛。見臣母有姿色。威逼成婚。害臣母在公堂。自把節盡。將臣父來捆綁。問了斬刑。苦舅父陳子昂伸冤雪恨。訴道。憲批親提要問實情。楊嗣元一角文。暗把京進。不幾日。聖旨下。勅滅滿門。臣那時在舅家聽得此信。扶舅母年邁人。出外逃生。不幸得。未幾日。盤纏用盡。舅母娘染下病。一命歸陰。臣因此插草標。賣與林姓。得銀兩埋舅母。稍酬前恩。在林家攻詩書。苦讀發憤。到今日。蒙聖恩得中頭名。萬歲爺招駙馬。馬駙。拘命。念微臣仇未報。不敢完婚。望陛下明典刑。與臣雪忿。除奸佞。救黎庶。白膏沾恩。天子聞奏。說道。十六年前。寡人並無旨意。今據愛卿所奏。朕卽下旨。詔調集全案人証。訊實定奪。及欽差往提。那

楊嗣元與方士達等不惟不奉旨並將欽差殺了領起人馬據守蒲圻立下反旗於是鄰近州縣官一同申文上司摺奏天子天子聞奏龍顏大怒卽命清廉整頓兵馬御駕親征來到蒲圻三軍行路勞苦安營未固兼之又未隄防是夜卽被嗣元偷營衝擊殺得眾軍潰散天子奔出營來被嗣元看見隨後追去天子驚惶無措只得遯荒而走正在危急突然走出二將將嗣元殺敗退入城中一二將護衛天子回營然後問其姓名纔是樊向陽廖官保同帶顧嬰漁父等來此投軍報仇乘夜趕至營盤恰遇着嗣元劫營三軍奔散因而賈勇上前救了聖駕天子見向陽等如此忠勇卽加封總兵及次日開兵顧嬰先裝賊兵模樣混入城中與柳芳會合到

半夜透開城門大兵湧入將楊嗣元楊維盛方士達兩家老幼盡行活捉捆綁天子進城安民甫畢卽就縣署權設御座將嗣元等用刑拷打審出實情裝入囚籠解進京中賞罰議畢天子旨下封林清廉爲太子太傅招贅駙馬仍復原姓俟祭奠親靈之後入宮婚配封樊向陽爲忠勇將軍廖官保爲義勇將軍顧嬰柳芳漁父廖芳華各封爲仗義大夫追封樊陳氏爲節烈一品夫人陳周氏爲全義夫人俱立祠旌表樊德馨陳子昂各追封爲忠義君並令本縣立廟設祠魏忠賢謀逆害正專權欺君滿門取斬楊嗣元楊維盛方士達三人賜與樊向陽弟兄任恣施爲祭奠父母清廉回陽卽日領旨寫起父母靈位身穿孝服將三人割頭挖心擺在靈

前哭祭一番祭奠禮畢次日清廉退下男妝同弟入朝謝恩奏明改妝情由。天子龍心大喜。詔道愛卿真不愧女中的丈夫。誠爲天下第一孝女也。命太子納爲正妃。榮封三代。從此案看來。可見世之爲婦女者。須當學樊陳氏。樊清廉。母女之節孝。爲奴僕者。須當學顧嬰柳芳之忠。爲親友者。須當學廖芳華陳子昂之義。焉可也。又不可因一時危難。遂變初心。果能至死不變。則後來享受。豈淺鮮哉。

兄弟齊榮

明時廣西桂林府有一廩生姓張名春芳。係兵部侍郎張輔亮之子。母王氏早故。繼母劉氏亦生一子名春元。弟兄甚是友愛。奈繼母不賢。每有憎嫌春芳之意。加上春芳之妻李氏連生一子一女。子名金男。女名銀女。心中越發不平。時常在丈夫面前捏詞生故。說春芳的長短。幸他丈夫是個明理的人。譖言難入。劉氏也不敢十分刻嫌。不料張侍郎忽然身染重病。自知病難痊愈。便將劉氏叫到床前。囑咐一番。歌見賢妻泪如雨。哽哽咽咽把話提。我的疾病萬難起。看看命懸在旦夕。丟下兒孫全靠你。耐煩教育莫性急。從來母道無別底。慈良兩字是第一。我無三男並四女。只有二子

幸不愚春芳他是前娘子。春元是你親生的。看待須要是一體。莫分彼此心偏僻。教誡只要是正理。又莫一味避嫌疑。家事雖要春芳理。學業莫令他疎虞。目今雖已食廩餼。還望上進光門楣。春元更防他遊戲。切忌嬌養太姑息。要他發憤精書理。擇師莫把銀錢惜。教得成名人。誇你我在陰司也感激。更有金男並銀女。恨我未見他成立。賢妻切莫生嫌棄。待他更要慈良些。囑咐到此難咽氣。滿腹心思說不畢。望妻好好體我意。賢慈聲名萬古題。說畢。又將春芳弟兄。勉強吩咐了幾句。遂兩目長瞑而逝。於是劉氏同一家大小。將靈柩搬回家鄉。安葬不題。却說自張侍郎一死。劉氏那記得囑咐之語。日夜都在想方。總要害死春芳那一房人。使春元獨得家財。方遂其意。一日將春芳喚至堂前。說道我看你這大個人。父親死了許久。全無成家立志的意思。難道就坐喫坐穿嗎。你父當日在朝。放有京賬。而今無人收討。我這與你金銀一千。去到京城。借放生息。以便收討陳賬。俟陳賬收完。可卽歸家。免得爲娘望念。一面在說。一面就把金銀借券取出。交與春芳。又命家奴胡坤萬山二人。跟隨作伴。春芳原是個孝子。見了母親有命。焉敢不從。當卽轉到後房。吩咐妻子李氏。叫他在家好生孝敬母親。耐煩撫養兒女。李氏詢問何往。方知是領了母命。要進京收討舊賬。兼放新賬。卽忙勸道。夫君呀。論你家財已有萬貫。何必天遠地遠去放京賬。圖這些微之利。就說公公放有京賬。未收若是存天良的。

人不收也會送來相還。卽或不還。夫君何不在家發憤攻書。俟服滿中了孝廉。那時進京會試。隨便收討也還不遲。現今熱服在身。原要在家守制。何必定要就往。依妻愚見。斷然不可。各位李氏這番言語。本是正理。據我想來。春芳定會依從。怎說定會依從。你們看那世上的人。父母或是叫他去學堂讀書。或是叫他去遠門貿易。又或者有三兄四弟。叫他一人獨去辦某公事。當時也在認承。及到房中。遇着妻子。一番溫言軟語。他就變了心腸。不是留戀不肯出門。就是推兄誘弟。不肯獨去。任隨父母罵得口乾。激得肚破。他都只當未聽見的。若是像李氏這番大道理話。豈不越發如倒了聖旨嗎。詎知春芳與俗人不同。不惟不信。反說道。賢妻呀。你

說的道理固是。但爲子之道。原不可違拗母命。況而今父親纏逝世。母親不勝悲戚。倘若不順其意。豈不越加惡氣嗎。賢妻不必多言。爲夫定是要去的。說畢。又走到書房。吩咐兄弟春元發憤攻書一番。然後登堂拜別母親。攜了兩僕。就道而去。一日行至楊家村。雙田。填見溪河水淺之處。有一大蛇。被泥沙裹定鱗甲。不能速走。適有幾個牧童。各執木棒。欲將此蛇打死。春芳詢問其故。眾牧童道。昨日暴雨過後。這蛇就在此處。今日尙還未走。必是妖物。不打恐他爲害。春芳不忍。說道。各位且聽我勸。爲人原要愛惜物命。感應篇有云。無故殺龜打蛇。都是要短壽數的。況且這蛇受困泥塗。見者正當拯救。何忍傷他性命。你們快些莫打。我願出錢一串。你們

大家將這蛇抬往前面大河去放了。眾人依從其言。春芳將工錢一分給而去。不日來到京城。主僕共寓王姓店內。店主問明來歷。遂通知街房朋友。不上半日。就把一千金銀。概行借出。及眾人拿去考認。纔是黃銅响錫造成。眾人皆說是京拐子將假金銀及張春芳一並送至縣官衙門。那縣主見了假金銀。不由分說。就把春芳重責四十大板。然後審問。春芳纔得訴明父親的官職。今日係奉母命放賬收賬情由。並將借券數張。呈上爲証。縣主怒。纔稍息。吩咐押下店去。候喚齊借券所載人証。再訊。胡坤萬山與押差二人將春芳扶至店內。及天色將晚。忽店外一夥人齊嚷道。是那來要証賬的人。快出來與我們一路去見官。又有人說。不忙見官。

我們抓出來打了。再去對審。不遲。店主開門清問。纔知眾人未欠春芳的債賬。今日縣官拿簽票去叫。個個不服。特來尋他作對的。春芳在店內聽猜明明白白。只是寡不敵眾。不敢出來對答。眾人喧嚷一會。被店主百般解勸。方纔散去。可憐春芳乃宦門子弟。又是個讀書的人。那受得這般重刑。兼之眾人又來嚷罵。心中不勝懊懣。遂放聲哭道。歌張春芳坐旅店。珠淚滾滾。細思想。這冤枉好不傷情。放金銀兼收賬。原遵母命。爲何的來京城。惹下禍根。這金銀說是假。實在難信。母原說是我父在日收存。交付我當。卽用皮箱裝定。上封鎖。這鑰匙未離我身。甚緣故借出去。眾人考認。一個個都說是銅錫做成。未必是父當日被人蒙混。年紀邁。眼睛花。認



識不清未必是奴僕們變了心性乘喪事偷換了以偽雜真萬山

忙跪地說道大爺莫要錯疑蒙大爺待我們百般恩厚人人感戴不了那個敢做出這大事來未必是來借的盡

屬痞棍商量起替換了圖騙金銀店主回道相公此語更差這些

實纏作成來借相公各人得偏了其中情狐疑莫定豈是我時運

好生清查休要錯疑了退金銀變形就算是金銀變且不深論這借券難道也變了不成

分明的有年月又有筆証為甚的昧良心全不認承不認賬都還

淡更逞凶狠反罵我造假字誣騙於人金銀假字也假誰人肯信

這都是欺凌我孤弱一人最耽心明日裏要去覆訊彼口眾我口

寡怎講得贏講不贏他的話官必深信少不得法堂上會動大刑

倘若刑傷重我的命盡誰為我張春芳伸這冤情我家中年邁

母誰勤溫清弟與妻兒與女又誰看成想到此不由人心如刀割

想到此不由人心如火焚春芳哭得傷心至極手向胸前幾搥

竟暈死去了時胡坤萬山呼了半晌方纔甦醒見者莫不流淚及

到三更時候春芳忽欲出外解溲二差見他傷重難逃也不阻攔

坤山二人扶出後門之外遂止這後門恰隔大江不遠春芳見了

計從心來遂仰天歎氣道我張春芳不知有何夙孽遭此不白之

冤我若尋了短路固不免輕生之罪我若不死倘縣主偏聽眾人

之言將假金銀借券之事信以為實不惟苦刑難挨安知不移文

到桂林府清查來歷豈不把我母親兄弟都連累了事勢至此到

不如尋個自盡罷說畢遂縱身跳入大江去了坤山二人在門邊

站候只聽春芳唧唧噥噥言語未聽明白。所以未曾防備。及聞水响。方連忙跑至江邊。人已不見。又是一双空手。無從撈救。只嚇得魂不附體。亂呼亂叫。二差人在夢中。忽然驚醒。忙至門外一問。也像落了魂的一般。只是埋怨胡坤萬山。總要鎖他去回官。二人聽得此語。乘夜逃遁而去。二差見得人犯盡失。亦乘黑夜逃走。却說張春芳跳下大河。恍惚之中。若有人背着一般。隨浪逐波。流了許久。忽聽耳邊有人說道。大王候駕多時。相公快快甦醒。春芳睜眼一看。見是一座宮殿。上坐一位王者。以爲已至冥府。見了閻君。即忙下跪。說道。民張春芳。慘遭屈辱。望冥王作主。爲民伸冤。那王者命左右扶起道。汝休錯認。朕係東海龍王。此乃龍宮。非冥府也。朕

第三子。癡蠢好遊。前在双田埧。因暴雨水漲。誤入溪河。幾爲牧童所害。蒙汝拯救。銘恩不忘。今因汝有大難。特遣巡河夜叉。迎駕到此。幸勿驚悸。說畢。即喚三太子出見。謝恩。春芳方知已尙未死在龍宮。住了數日。即欲辭去。龍王曰。汝不可去。自汝那夜投江。僕人押差。俱各逃走。次日。店主報知縣官。現今四路稽查。汝若上岸。仍將不免罹禍。春芳曰。予思念家慈甚殷。乞大王遣貴使由水中送至双田埧。予由彼處回家。若何。龍王曰。更不可。汝之所以罹此難者。皆汝繼母不能相容。特設計陷汝於法。使隕命於囹圄也。汝若歸母。必尋害弗已。不幾成母不慈之名耶。春芳猶不深信。其言固請歸。龍王曰。朕觀汝晦氣甚重。俟運轉。自當爲汝安排。請勿遽歸。

春芳被龍王苦留不已。遂住在龍宮不題。且說胡坤萬山。自那夜河邊逃脫。晝伏夜行。逃回家中。報知主母劉氏。劉氏當着眾人。也故意大驚小訝。哭了幾聲。春元與李氏聽得母親在哭。忙到堂前。問其原故。坤山二人一一告知。李氏哭得暈死幾次。春元亦放聲大哭。及見李氏嫂嫂暈死。乃勉強忍着眼淚。上前勸慰一番。卽命人扶進後房。自己亦轉到書房。伏案悲啼。劉氏聽着心疼。忙進書房。低聲說道。你纔蠢嘍。儘倒哭甚。難道要留住哥哥。與你平分家務。纔好爲娘費了千思萬想。纔打出這個主意。假造金銀借字。把他除脫。而今這分家務。是你一個人的了。那些不好。快些莫哭。春元聽得這一番話。越發心如刀割。正欲倒身下跪。勸諫母親一番。

忽聽廳外有步履之聲。不便開言。劉氏亦卽轉身去了。豈知劉氏這幾句話。早已被家人在廳外聽着。自此奴僕私相傳說。漸漸傳入李氏耳中。那李氏是個孝順的媳婦。雖則半疑半信。並不在婆面前裝個臉嘴。只是日夜悲泣。悔恨丈夫起程之時。未曾極力勸阻。那知劉氏毒心愈肆。未上一月。就要李氏改嫁。李氏含淚說道。婆婆不必爲媳婦耽慮。原來婦女以節爲重。試看雁孤尚不肯再配鴛鴦。猶不忘故雄。媳婦人也豈鳥之不如。公公雖已作古。尚有婆婆在堂。媳若改嫁。婆婆誰人扶持。豈不是不孝嗎。而今金男尙未成童。銀女方離襁抱。父死原是靠母。媳若改嫁。兒女誰人撫育。豈不是不慈嗎。況丈夫出門之時。叫我好生孝養母親。好生教

養兒女我曾一一應承。今若改嫁，是將囑託之言一概背棄了。婆  
婆呀，媳婦這裏叩頭請罪。這件事是萬萬不敢依從。那劉氏原是  
個再醮之婦，聽着李氏這番話，不惟不加憐恤，反疑是殺他的脈  
子。發怒說道：老實勸你嫁了，我就無人服事。勸金男銀女就帶不  
活。勸你的丈夫就會活轉來咬你。說你未信他的話，勸你今不肯  
嫁，就莫要跟着我。各人搬在冷庄去坐說罷，就到李氏房中，將帳  
被衣物抓出，估住家人措起。要李氏一路就走。一切米糧油鹽，竟  
不與他一點。李氏見此情景，只得牽兒抱女，哭哭啼啼往冷庄而  
去。且說春元一日自學下歸來，聞說嫂嫂母子被母親逐出冷庄，  
不勝憐憫，遂把母親勸諫一番。總要求母親接回。怎奈劉氏堅執  
不允。春元無可奈何，只得在學下減食省用，積到三月之久，湊錢  
串餘。遂稟白先生，誑稱歸家省母，將錢暗帶身邊，送至冷庄。李氏  
一見春元，說聲二叔來了，遂淚下如雨。話都說不出來。金男銀女  
亦上前扯住啼哭。春元見他母子餓得面黃肌瘦，這樣悲泣，心中  
十分疼痛，將錢取出，交與嫂嫂，便轉身要回。李氏那許他走，總要  
留待午飯。金男銀女亦扯住不肯放手。春元情不得已，只得坐在  
中堂，等待飯熟。李氏忙在鄰家借雞一隻，宰來款待兄弟。正在宰  
時，被春元看見，急忙上前奪刀。不料刀到未奪得，手反悞撞刀上，  
掛了一條口鮮血淋漓。竟把穿的白紬衫子染紅幾踏。李氏懊悔  
不已，說道：這真是爲嫂大意。請二叔將衣服脫下，待爲嫂洗淨。明

日請人送至學堂。但二叔休要見怪。春元遂依其言。用過午飯而去。行至半途。心中暗想。我母親爲我獨得家財之故。既將兄長害死。又要置嫂嫂母子於死地。是我雖未害兄嫂子姪。而兄嫂子姪實因我而死。我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且母親之意。萬難挽回。我若不及今籌一良策。救出嫂嫂母子。竟至後來獨得家財。不惟天理難容。死後亦何以見父兄於地下。爲今之計。到不如尋一自盡。母親見沒得我在。無可愛厚。又見後人只有金男銀女。必然將嫂嫂母子接回。從寬看待。庶兄既可免絕後之慘。而母亦卒不受不慈之名也。事可兩全。何惜一死。遂將腰帶解下。在路邊桐子樹上白縊。剛縊弔在樹上。適來兩個少年。見他手足尙在伸縮。卽忙解下。

救活問其緣故。春元不忍揚母之過。誑稱出門貿易。銀錢被人劫奪。中途進退兩難。故爾自縊。少年云。原來如此些微小事。何遽性急如是。且觀你相貌魁梧。必非久困貧賤之人。目今邊關賀大人正在招兵。我兩人特去投軍的。你何不與我們同往。倘若得了功。官都有做的。何愁無有銀錢。春元聽得此言。思想事到還可。遂拜謝活命之恩。并與結爲盟兄弟。同往邊關去了。不題。再說劉氏。一日思念春元。命人往學堂接他回家。家人去了半晌。回報說。昨日業已回家。省母來了。的怎麼還未回家。勸劉氏知他一定到冷庄上去了。心中惱怒。卽坐小轎。趕至冷庄。李氏一見。卽忙迎接。劉氏見了李氏。便亂噉亂罵。總說李氏不行正道。勾引小叔。收藏家

中李氏未及開口。他就進屋。四處搜尋。恰該李氏有難。因自到冷  
庄。未曾見過油葷。昨日吃了幾塊雞肉。心中已覺煩悶。加上春元  
辭去之時。送到門外。邊哭邊望。直望到不見人影。方纔轉身。不覺  
冒了風寒。故那件紬衫。到次日。尙未曾洗。劉氏尋至堂中。剛剛見  
在壁上掛起。取下一看。上有血跡。遂疑春元是李氏謀死。氣激封  
喉。那由分辯。卽拖起一根柴棍。將李氏打得身無完膚。當卽吩咐  
捆綁親送至桂林府。求官處治。可憐那八歲金男。六歲銀女。哭哭  
啼啼。隨後跟着劉氏。一直送到府堂。冤說李氏謀殺小叔。不知屍  
藏何處。現有血染紬衫爲憑。求府太爺照例究辦。官府見劉氏乃  
張侍郎的夫人。已是拱手聽命。兼之考驗紬衫血跡。果是人血。遂  
將李氏掌嘴一百夾。了三夾棍。又使了四樁子。總是要他招認。李  
氏暈死幾次。終不肯招。官府無可奈何。只得暫收女監。俟傷好再  
訊。李氏思想平遭冤枉。何日得伸。在監中晝夜悲啼。一連哭了兩  
日。水漿都不入口。金男銀女也哭哭啼啼。在監門守住。不走到第  
三日。李氏形容甚悴。金男銀女問道。媽你喫不喫飯。李氏應說不  
喫。金男銀女便哭道。媽呀。你不喫飯。必會餓死。我們也在此處餓  
死他。李氏道。痛心的兒呀。我縱要喫。你兩個身無半文。從那裏去  
辦。金男銀女答道。只要媽肯喫飯。我們去討嗎。於是兩姊妹沿街  
乞食。必把乾飯奉與母親。自食菜羹稀粥。見着莫不歎息。劉氏聽  
得此事。思想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遂吩咐坤山二人道。你兩

個速去把金男銀女殺了我重重有賞。二人領命來至府城。恰遇着他兩姊妹。說道：我們特來殺你兩個的把刀一舉。那兩姊妹即忙跪地哭泣求饒。坤山二人素有憐憫之意。見此情景。忙用雙手扶起。將劉氏斬草除根。心腸告知叫他兩個遠遠逃走。方能免害。金男銀女遂依其言。即速逃遁。坤山二人買些飯食。送至獄中。將金男銀女逃走根由。向李氏說明。然後鑿破指頭。用血染了刀口。回復劉氏。劉氏信以為真。每人賞銀四兩。此時李氏刑傷雖稍愈。奈無復有人送飯。自料必死。却幸府官丁憂。新來的府官。乃是李氏故父李舉人的門生。到任清監。審問李氏口供。李氏將受屈情事一一訴明。府官見是老師之女。且素知李舉人教家有法。其女必不至為謀殺人命之事。當時即欲釋放。奈原告是他婆婆。對頭太大。所以仍然收監。以俟慢為調停。且說張春芳在龍宮住了三年。屢次求去。龍王挽留不住。乃為具饌餞行。三太子念救命之恩。無可報答。爰贈寶珠一顆。說道：此珠能鎮海湖。能禦水災。現今湖廣正遭水患。堤坎屢築無成。若將此珠獻於朝廷。定得顯官。春芳當即告謝太子。辭別龍王。龍王又命巡河夜叉。送到岸上。春芳不日行至京城。果然皇上有詔。詔云：湖廣湖堤被水沖盡。波濤氾濫。屢築不成。有平水患。官拜二品。春芳見了此詔。遂將寶珠呈獻。皇上大喜。即命春芳同幾位官員同去監工築堤。及到湖邊。將寶珠囊貯沉下。果然水退湖平。不上兩月。堤坎即已告成。回京繳旨。官

封工部侍郎。聖旨又命到長安補修城牆。春芳隨卽起程。不題。又說張春元在邊關累次得功。官至游擊。一日春元與二少年夜劫賊營。賊兵大亂。伏兵隨後進剿。遂將賊氛掃平。賀大人卽時擢奏春元與二少年之功。詔封春元爲護衛將軍。二少年官拜參將。於是奏凱回京。路過長安。聽說督工修城。係桂林府張春芳張大人。心中暗想。我兒業已投江。緣何又有個張春芳。意者兄或未死。抑或同姓同名。然卽不是我兄。亦是同宗。亦是鄉親。也要會他一面。及傳帖相見。竟是昂長。彼此如夢裏相逢。不勝悲喜交集。城中大小官員。聞聽此事。一一都來奉賀。此時官員甚眾。不便各敘來歷。及客散畢。春芳便吩咐差人道。今日我弟兄異地相逢。也算得一

場喜事。快叫班子進衙演戲。侑酒以盡今日之歡。差人領命去了。多時回報。省城內外未見戲班。只有一對年輕男女。日在街前唱曲。唱得絕好。不知大人喜聽否。春芳說。就是唱曲的。也要與我叫來。差人忙將二人叫進公館。春芳一看。纔是一對乞兒。也就命他唱曲。果然詞調音節。俱極佳妙。春芳贊歎了幾句。便問道。我觀你二位年輕女男。似大有福相。然何乞討。唱曲家住那裏。姓氏云何。從頭說與我聽呢。二人答道。大人要問。聽我唱首新文。便知到窮民的來歷。唱云尊大人且寬飲。龍耳細聽。聽窮民細說這一篇新文。民住在廣西省桂林府分。我祖父本姓張。輔亮其名。祖曾授兵部職官。居二品。我祖母王婆婆。誥命夫人。我父親名春芳。也曾補



虞哦你父親就叫春芳母親又姓甚麼母李氏所生我姊妹二人不料得王祖母中

年命盡我祖父後又娶劉氏身不數載劉婆婆身懷有孕十月

滿二叔叔又繼降生你二叔叔又若要把二叔叔他的名問張春

元就是我二叔之名哦你二叔叔就叫春元但你二叔與你父親也

孝友成性鄉黨中誰不稱難弟兄誰知道我祖父京城喪命歸

葬後劉婆婆頓起毒心就起個甚麼毒心呢假金銀假借字背地造定忽一

旦取出來交與父親叫父親帶家人速把京進叫他進京做味呢放新賬

收舊賬事畢回程父彼時惟知道謹遵母命那還曉後母親懷有

奸心到京城將金銀借出考認一概的都是那銅錫做成那眾人

把我父送到縣郡可憐父受盡了無限苦刑嗚受此冤枉之刑本苦但你父也招認未

會父不知其中情總是不認將借字呈官看莫把冤伸官見字出

簽票喚集人証惹動了眾街民勢更凶橫父嚇得魂魄飛無路逃

逃三更時投長江一命歸陰多感得二家奴逃回報信母與叔直

哭得幾死復生劉婆婆見父死主意又定逼我母改志節另嫁別

人你母到嫁也未會呢母哀告反觸動祖母潑性將母子趕至在冷庄安身

臨行時米與糧升合不搗可憐我母子們野菜度生嗚這也就多實在好苦

蒙得二叔叔前來看問我母親借隻雞殺來待情叔看見不許母

損傷物命為搶刀手被傷血染衣襟母叫他脫下來漫漫洗淨俟

明日請個人送到館門不料得二叔去渺無踪影惹動了劉婆婆

來家搜尋那袖衫剛被他一眼瞧定就說是我的母謀殺叔身的

母者樣賢淑。豈肯做此事嗎？怒沖沖，叫家奴將母綁定，一乘轎親送到桂林府。

城府太爺用非刑要母招認三夾棍四樛子，丟入監門。母在監絕

飲食，幾乎廢命。我姊妹纏討飯來供養。好個行孝的姊妹。我嫂嫂聞此

事，心毒更甚，叫家奴來殺我姊妹二人。你二人怎麼又還在呢？二家奴見了

我心懷不忍，纏叫我兩姊妹遠遠逃生。因此上走天涯，東闖西遶。

由雲貴會到那河南省城。去年冬，纏到這長安市鎮，唱歌曲，覓衣

食，受盡苦辛。說到此，不由我珠淚難忍。說到此，不由我痛徹肝心。

你二人者樣說來，連我心都痛了。可憐我李氏母，受屈監禁，可憐我無辜父冤死

京城。可憐我二叔父，渺無音信，也不知在那裏存亡死生。這都是

我姊妹生來苦命，望大人恕窮民冒瀆尊聽。我二人纏一歌畢，只

見春芳仰面一倒，氣死在地。春元卽忙扶起，半時方纔甦醒。遂扯

住一雙兒女，哭泣不止。他兒女亦嚎啕痛哭。春元亦泪下如雨。意

欲上前勸他兒長，哽哽咽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左右見四人哭

住一堂，無有了息。纏一齊近前勸止，始各住聲。原來金男銀女出

門兩年有餘，衣服藍縷，形容憔悴。春芳兄弟已認不得了。他兩姊

妹略略認得父親叔爺，但以父親業以投水，叔爺又不在了。兩年

今形容雖似，却是兩位大官。心中狐疑莫定，不敢直認。故特訴他

苦情，以為試驗。春芳春元萬不料他姊妹竟受這般苦楚。逃在這

個地方，叫他今日會着，怎不悲極痛極。此情不表。且說春元一聽

嫂嫂為他受刑坐監，悔恨不已。說道：我當日看望嫂嫂母子，到不

打緊那知後來竟受如許屈辱。真是我連累他了。卽刻就辭別兄長。要至桂林府。將嫂嫂救出。春芳忙止住道。你我都有君命在身。何可擅歸。依兄愚見。不如移文到桂林府。求府官將你嫂釋放。送回家中。并與母親報個喜信。豈不兩得其便。春元遂依其言。挨兄長修城工竣。一路進京。繳旨告假回鄉。那劉氏在家。一日見桂林府差人送來兩張報條。說張春芳爲了工部侍郎。張春元爲了護衛將軍。那裏肯信。差人又說。府太爺得了兩位大人的文書。卽刻會送李氏太太回府。方纔信實。因想己子春元做了將軍。到是幸事。只是前子春芳。原是我害他投了江的。金男銀女。原是我叫人殺了的。而今偏偏都尚在。且春芳更得了大官。李氏媳婦。我當日

那樣刻薄。今日又要回來。我有何面目與這四人相見。到不如懸梁自盡罷了。剛進後房。李氏恰自府城回家。卽請婆婆上前見禮。四望不見。尋至後房。見婆婆在樓中上吊。起急忙叫人解下。救活李氏。跪地泣道。婆婆呀。媳婦前日未盡孝道。多有得罪。而今稍知改悔。正欲回來好生事奉。以贖前愆。婆婆何處見棄呀。說畢。跪倒一個不起。總要婆婆不見。咎他他。總起來。劉氏雖則自己抱愧。見媳婦這般孝順。也只得勉強應承。李氏從此時時隄防。且又殷勤服事。毫無記仇之意。劉氏心中稍安過了月餘。春芳兄弟帶起金男銀女。一路車馬喧嚷。前護後擁。甚是闊熱。進屋參了祖宗。便請母親出堂參拜。金男銀女亦次第見禮。劉氏雖強作笑容。自覺臉

上總不光彩。加上春芳在他面前。婉言陪罪。事事都是自己認錯。心中越發十分難過。由是自怨自悔。改惡爲慈。把春芳那一房人。看作親生一般。前頭無好心腸。此時怎能享受洪福。不上兩月。一疾而逝。這時春元含哀悲痛。自不必說。春芳想道。古來大舜因始。初未能順繼母之心。千方百計。總要把繼母意思順倒。後來五十歲時。猶然孺慕不衰。他繼母也享了多少洪福。然後繼死。乃我向來不能得母的歡心。今日總略知承順。又僥倖得個官職。竟不能長得母親奉養。俾母同享榮華。因之哭泣悲悼。每每慘不欲生。及後服滿進京。春芳官至尙書。妻子李氏封一品夫人。春元屢建奇勳。卒膺侯爵。二奴荷其提攜。胡坤職受副府。萬山位列專城。金男

年甫弱冠。卽入翰林。銀女適王姓。其婿亦成進士。春元之妻陳氏生二子。皆登科第。後來春芳兄弟俱享高壽而終。各位你看劉氏之待春芳夫婦。可謂心毒至極矣。乃始終卒無怨言。總是自己認過。甚至母親死了。猶然悲痛不已。以視世之爲子爲婦。遇着後母。稍稍薄待。遂百般怨恨。抵觸不惟不肯早晚扶持。連媽都忿氣不睬一聲者。其相去爲何如。至若春元者。不忍陷母於不慈。與兄之絕。後始而諫。繼而死。務期挽回母意。以存兄嗣。比之世間恃着生母之勢。欺凌前娘之子。與乎爭田爭地。骨肉相仇。只知有財產。不知有兄弟者。其相去又何如。似此三人。真能體行敦孝弟以重人倫。這一條。聖諭子宜乎孫榮子貴。福壽並臻也。世之爲子爲婦。爲兄爲弟者。誠當師其孝弟之心。而爲繼母者。亦以劉氏爲鑒。焉可宜。葦朱幾。兄弟齊榮。

認弟息訟

吳興有一莫翁家財極豐。娶妻吳氏。膝下二子。人皆以大郎二郎呼之。弟兄年踰弱冠。皆各娶親生子。真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莫大焉。那知莫翁將滿花甲之數。猶有偷香之心。只因他家養一女婢。名喚宜春。生得腰若纖柳。面似桃花。正所謂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朝夕在面前搖來擺去。莫翁不覺蜂情頓起。蝶意難收。將一柄芙蓉劍。悞認作溫柔鄉矣。於是遂有枯楊生梯之占。焉晚輩說到此處。又要將在位尊年一勸。朱夫子家訓云。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誠以人非聖賢。把持難定。一見眉花眼笑。能勿魂動神飛。不如不置美婢。庶可長守元陽。而神清氣爽矣。何患無壽。況以

家長而姦婢女。家規既壞。罪過焉逃。是自使祖宗之血脈。而流於下賤也。可乎不可。今莫翁與宜春私通。只說瞞過家人耳目。得以長久爲歡。誰知宜春身懷六甲。漸漸現出形來。莫翁暗想。倘若吳氏知道。決不肯容。與其打死。不如早早放他一條生路。於是假與吳氏商議道。我看宜春丫頭。於今身長袖大。又道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休得悞他青春。不如趁早與他擇配。也是你當主母的一番大德。吳氏應允。卽日請媒嫁與本鎮賣羹李姓之家。過門六月。卽生一子。宜春心知是莫翁之後。遂取名寄生。一時人口器器。亦共疑爲莫翁種子。正是好話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覺貫到吳氏耳中。一夕問莫翁道。宜春嫁去半年。就產一子。此子從何而來。莫

翁無言對答。推言此女定有外交。吳氏嚷道。甚麼外交。明明你者老漢無廉無恥。實在令人好氣。胸上兩捶。遂吵鬧起來。○吳氏當時心中。惡咒罵宜春。小了頭。廉恥不顧。賤似狗。胆敢背我把情偷。難怪舉動輕輕。走對人說話不害羞。原來腹中懷得有。假稱害病兩眉愁。都是老漢自己醜。暗地做事莫來由。枉你活到五十九。人倫風化一旦丟。不分貴賤與老幼。不怕長角不心憂。外人知道笑破口。都說人老心未休。臉皮真有城牆厚。出門怎樣抬得頭。還在教子想裕後。那知惡名臭千秋。兒孫滿堂貪花柳。祖宗血脈向外流。非妻敢把你錯數。老不正經臭名留。惡得爲妻週身抖。者事斷然不甘休。○吳氏朝夕辱罵不堪。莫翁自知做事有差。心中好不恨悔。只得任妻吵鬧。不敢回口。其子莫大郎。素知孝友。見父母言氣不和。十分難安。暗與弟二郎商議道。父母有過。人子正當幾諫。今爹媽若大年紀。尚且反目興嗟。若不積誠感動。是陷父母於不睦了。二郎道。若要母親安慰。除非將宜春母子治死。大郎忙阻住道。二弟不可。二弟不可。兄想宜春雖賤。其子乃父親骨血。若殺其子。是傷其父了。況他人亦有三兄四弟。倘爹媽當日多生幾子。難道就不爲人了嗎。古詩云。都是連枝一本生。莫分四弟與三兄。手塞足冷均堪慮。豈忍被枯我獨榮。依兄主見。還要將他母子另眼相看。方不傷父親之心。二郎道。兄言極好。但母親如此盛怒。又怎好進諫呢。大郎道。欲知進諫法。須順慈母心。隨定我來。弟兄雙雙

上堂見母獨坐庭前。面帶憂容。大郎問道。母親今日為甚愁眉不展。吳氏怒道。為你那不要臉的老子。與你添了一個弟弟。還假意不知。嗚。大郎二郎一齊叩頭道。賀喜母親。又多一房燈光。吳氏罵道。蠢奴才好。不曉事。常言一子一分。二子均分。若此子成人。無人呵撥。還則罷了。若有人從中播弄。豈不又是一場禍害嗎。為娘尚且憂心。奴才你喜從何來。大郎忙跪地勸道。母親哪。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尊母親莫惡氣。細聽孩兒說端的人生在世一臺戲。何必認真太着急。百年光陰甚容易。造的造來積的積。爹爹做事雖非禮。一時之錯悔不及。縱然添了一弟弟。上陣打虎有人力。只怕後來要分你的田地勸說甚長大分田地。他母已作賣羹妻。豈擅許他回

家裡。只怕旁人也不依。兒姓莫來他姓李。老娘何必過生疑。將此子治死娘才放心救人一命功無比。勝造浮屠高七級。願母莫起此毒意。常言皇天不可欺。此子與兒原一體。豈忍將他性命逼。你者奴才留着此子。終是兒的。如此說。待兒緩緩來定計。眉頭一皺。把話題。後患快快與我治死如此說。待兒緩緩來定計。眉頭一皺。把話題。○大郎暗想道。老娘如此妬忌。又怎樣將他母子性命保全。哦。有了。我不免討些銀兩。命他數人黑夜搬移。只說逃走遠方。話便如此。待我上前。吳氏問道。我兒然何背地沉吟。大郎道。兒想要害他母子。也不甚難。只要母親取銀六十兩。買活雇工。鄭有忠。命他暗放毒藥。將他母子一並毒死。豈不斷了者個禍根。吳氏拍掌稱妙。說道事不宜遲。快呼雇工來前。大郎忙來對有忠道。鄭哥哥。你素

來忠直我有一件大事相託。不知肯從命否。有忠道。大郎有命。赴湯蹈火不辭。大郎方附耳說道。我母命你將宜春母子害死。你須索銀八十兩。方敢承命。我自自有道理。有忠來至堂前。吳氏便將謀殺之事。一一說明。有忠推謝道。謀殺二命。非同小可。若有八十兩銀。管教他插翅難飛。若少了。就不敢應允。吳氏只要事成。那辭銀錢。當卽如數交銀而出。有忠素性忠樸。此時得銀在手。猶如猴子撿薑。忙來問大郎。怎樣調停。大郎戲他道。你去殺了。就是嗎。有忠忙跪下道。小人萬死不敢。大郎笑道。前言戲之耳。爾將銀六十兩。送與李賣羹。叫他夫妻三人。黑夜搬移數十里外。權且安家。爾取銀二十兩。遠方貿易。不必來此。我另有主意。有忠果然依計而行。

再說吳氏過了數日。不見回音。便叫大郎前去查訪。大郎去了一會。回稟道。彼家並無一人。問及鄰舍。皆言前夕忽然不見。想必被有忠拐逃遠方去了。兒料數人得銀而逃。必不敢歸。此後可安枕而卧矣。母亦信以爲真。從此二老和好如初。再說李賣羹夫婦得銀六十。黑夜搬去五十里。佃田耕種。其子寄生。長到十歲。極其聰明。不料賣羹身亡。單留母子。退佃安葬。所餘無幾。漸漸日食難度。忽一日。莫翁身死。人言傳到宜春耳中。宜春想要攜子弔孝。又恐吳氏不容。正躊躇間。忽團內濫綿藤羅進金。扯不伸艾受惠。兩人都是草內尋蛇打的。著日聽得莫翁已死。意欲前來。呵撥宜春。從中取利。奈無由進步。一日二人假作買豬。來到家中。戲謂其子道。



宣講珠玑 卷一  
你的爹爹死了。爲甚不去弔孝。寄生曰。爹都死了半年了。那裏還有爹爹。濫編藤道。你莫家那發財爹爹。孩子不知。去問你媽。就明白了。寄生忙入問母。宜春聽得此言。忙忙步出庭外。哀求二人。畫一入門之策。扯不伸道。若要到家。者也不難。聽我道來。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平素來。操光棍。橫行霸道。愛的是報不平。掃邪收妖。有一點不合勢。龜火上冒。掌杆杆。捏撮撮。計策高超。打官司。只要我名字開到。官見我擺迎風。請把夜消。你母子若捨得許個大寶。呈子錢。送案禮。我願乾包。再不然。我放稍。贏了纔要也。無非憐孤寡。豈把禍呀。看各位伯伯要你兒是莫翁後。誰人不曉。論家財。你的兒也當八刀。叫寄生快過府披麻戴孝。問他要田和

房諒難搬。若不許。有我們替把狀告。那怕他腦瞖上。生出紅毛。去換件白衣服。卽忙就跑在靈前。務必要哭泣號淘。我們在屋側邊。把你候倒。事不對。走出來。就起波濤。○宜春卽日備辦香燭。將子更換孝服。就請兩位使船公。送至莫翁宅邊。耳聽鼓樂喧天。正在祭奠。濫綿藤吩咐道。若問你姓。定言姓莫。靈前務要哭爹包管。你就要出頭。寄生問道。羅伯伯。莫一陣皮拳。打出臟頭來。扯不伸。催促道。閒話少講。快快進去。寄生手捧香燭。搖搖擺擺。來至靈前。眾人俱不相認。面面相覷。一齊猜疑不定。只見那孩子。炳燭焚香。倒身下拜。不覺放聲痛哭。○呢呀。老爹爹呀。○吳氏聞之。忙問道。是誰家孩子。敢來靈前亂認爹媽。旁立兩個禮生。也問道。者位小

兄弟你敢莫上錯了坡。曬寄生泣道：親恩深似海，殺身難報。答：生前不相見，死後祭靈榻。眾客問道：你到的姓甚麼？答曰：我爹姓莫。難道我不姓莫？問你叫甚麼名號？答小子莫寄生。門何所取義？答我是莫翁三子，寄養他家的。眾人說道：既然如此，儘管哭得寄生乃又放聲哭道：○聞父死，魂不在，珠淚滾滾濕胸懷，丟下你的崽，三尺小嬰孩，生不見面，死後悲哀，孤單單，生在外，悲切切，跪靈台。雖有哥兒，佯粧不採，雖有嫂姪，假意疑猜，手足之情，安在骨肉之心，如灰誰念兒，零丁孤苦，只落得進退徘徊。對靈牌深深拜，哭爹爹，淚盈腮，擁護兒，利見大人，無害無災。三叩首，起身來，我只得一步出門外。○莫大郎一手扯住，抱在懷中，問道：適聞爾哭訴，莫非賣

羹李氏之子嗎？寄生答曰：正是。大郎道：少坐一時，待我稟明母親。大郎入內，吳氏罵道：前說他母子被鄭有忠拐逃遠方，然何還在此處，快快與我趕出去。大郎跪地稟道：母親不可想此小小孩子，有何知識，敢來當靈哭父，必有惡徒訟棍，從中呵撥。若此時逐將出去，不是暉冤，定是告狀。那是渾身有口難分訴，徧體排牙講不清。不如暫且將他安慰，致令惡徒訟棍無所藉手。母若不允兒恐禍從此起矣。吳氏計無所出，只得應允。大郎乃引寄生見母，曰：此乃母親，當四拜。寄生卽四叩而起。又指已與妻曰：吾乃爾長兄，長嫂爾當對拜。寄生忙二叩。又指二郎夫婦曰：此乃次兄次嫂，亦當對拜。寄生隨拜之。又指小兒女曰：此爾姪男姪女也，爾爲叔當受

拜家人一一拜畢。大郎與寄生更換衣服。撫之曰。三弟理當執喪。可在此勿去。外面兩個惡棍。見寄生許久不出。知其謀事不成。只得沒興而歸。大郎從此弟兄三人同器而食。同床而寢。共敦友愛之情。又常恐其終不得母親歡心。乃教寄生以問安視膳之禮。使之感動其母。於是大郎二郎故意在母前疎虞脫略。暗命寄生奉食。則跪而進之。母食則立而候之。晚則送睡。早則問安。和顏悅色。事事盡禮。母見寄生孝心敬謹。心中大喜。乃撫其背曰。此子真吾子也。不覺嘆叙不已。○吳氏見子心中喜。自恨從前太痴迷。你母當日懷着你。方才嫁作賣羹妻。嫁去數月兒下地。爲娘聞之暗生疑。每日吵鬧不歇。想恨不將兒送歸西。爾兄大郎定下計。去銀八十無消息。訪查回家說備細。被人拐逃遠搬移。聽得父死歸故里。爲娘一見心內急。誰知我兒知孝弟。問安視膳有禮儀。我的親生不如你。自悔不該用心機。快接你母回家裡。將將就就過日期。○大郎見母轉怒爲喜。十分慶幸。當卽與寄生迎宜春歸。月給養膳。歲備寒衣。厥後吳氏死。大郎將田業分作三股。毫無異心。而家業益富。不一年大郎二郎之子。俱各入庠食餼。從此看來。大郎一心敦篤友愛。內則成先人之志。不令骨肉遺棄。外則息羣小之禍。不使家財耗散。真可謂仁而有智矣。世之處兄弟者。可不善體親心。以敦友者哉。

捐金獲福

山東兗州府有一人名石朝祖。乃明時忠良之後。娶妻江氏。生一子乳名天喜。家道貧寒。僅有坐場。所值無幾。不幸父早逝。只有陳氏母親在堂。朝祖夫婦極盡孝道。營工紡績。以事其母。不但衣食不缺。務令母心常安。不料年歲欠豐。母以年老染病。夫婦即請醫調治。不離左右者月餘。奈家無長物。因母病而變賣幾空。母究未愈。朝祖無計可施。爰於夜靜時沐浴焚香。就家龕前跪祝曰。石朝祖捧信香。堂前下跪。普祝告家龕上祖宗神祇。都只爲民貧窮。時乖運退。事煩母未盡道。於孝有虧。自前月母染病牙床。久睡服湯藥無效。驗令人魂飛。親戚說是災星。不久自退。怕的是。薙上露。

一去不回。民只得跪神前焚香謝罪。祈神聖暗保佑。免其凶危。若不然。民情願減些壽歲。與我母加紀算。萱草長輝。者是民心甘願。至死無悔。望菩薩鑒凡情。大發慈悲。朝祖祝畢。想平日不善事奉。使母親染病在身。倘有不測。罪該萬死。越加傷心痛哭。汪氏聞夫悲啼。即忙輕步出堂。勸道。夫君不必痛哭。婆婆方安睡。猶恐驚醒聽着。越是添病。况如今勢在危急。要打個主意。痛哭又有何益。朝祖泣道。賢妻呀。非是爲夫只曉得痛哭。母病在床。家內什物盡行賣完。鄉鄰又無借貸。親戚絕少。幫扶父母養兒。原望老病有靠。我今身強力壯。不能保全母親。父母生子何用。豈不辜負了親恩。我想古人有賣身葬父的。有賣身葬母的。但我母親活佛現在。怎

忍離了膝下。使母親時時挂念。倘或氣激傷生。我越發是大罪人了。爲夫想到此處。萬般無策。所以絕傷心痛哭。江氏聞言亦泣道。夫君爲妻見婆婆病重。夫君無處找錢。來作調養之費。已想得一個主意。只是不好說出口。朝祖道。如今者般作難。有甚麼不好說出口。你只管說來。大家商量。江氏邊哭邊說道。想爲妻來在夫家論道理。原當生死隨定。夫君豈可半途相拋。但今婆婆病體沉重。錢無半文。家中又只有夫君一人。夫君若賣。豈不一家都無靠了。想妻子是個女流。家中有我也可。無我也可。況目下叨祖宗默佑。業已有了天喜。妻子情願將身賣幾串錢。把婆婆病體醫好。此時養母事大。爲妻理當行權。並非嫌夫家貧困。見母病垂危。只想圖自己安逸。另自尋個富豪。爲妻雖蠢。也略知從一而終的道理。就是賣出門去。或是爲奴爲婢。斷不至喪節辱身。以貽夫君之恥。夫君以爲可否。朝祖答道。賢妻此言差矣。母親生兒娶媳。原望老病有人服事。若賢妻去了。老母朝夕誰人事奉。爲夫又怎能出外覓生活。嬌兒又那個來撫養。况賢妻平日甚得母親的歡心。若賣了。母親必是心痛。爲夫將何言安慰。看來賢妻也賣不得。如今想來。想去。只有一人可賣。朝祖說到此處。便說不出來了。江氏聞言。知是要賣天喜。爲母心切。也不阻攔。只咽喉哽哽說道。夫君呀。你若負兒去賣。難免人恥笑。不如爲妻的明日帶去賣。朝祖聽說。越淚下如雨。話難出唇。只得把頭點了兩點。含着眼淚。便進母親病

房去了。然江氏雖說他帶去賣，其實怎麼捨得。當時把兒抱在懷中，足足哭了一夜。到次日，將漣漣事奉已畢，只得勉強把兒抱出門去，依依難捨，且行且止，看看將離，越想越悲，不覺放聲哭道：

懷抱嬌兒出門戶，不由為娘放聲哭。非是娘不把兒顧，皆因漣漣

病危篤，無有湯藥來調護。纔將我兒來賣出，想起家中為難處。眼

泪汪汪，話難告。當年未曾生下汝，到處燒香又拜佛。不惜銀錢功

德助，纔有我兒把後續。望你成人靠得住，只說後來會享福。誰知

賣你出門戶，你教為娘怎不哭。兒呀將你賣與別人去，你要乖巧

聽教育。此時娘兒同一路，少頃母子兩分途。兒呀望着為娘眼，估

估雙手抓住娘衣服。兒呀你道年小不省悟，為娘好似刀割腹。生

離死別苦中苦，燕子脚泥枉勞碌。娘今好比一張弩，兒似箭去難

住足。枉費十月懷胎苦，乳哺三年空養育。兒呀把娘飽圍吃一度

少時分離莫要哭。江氏坐在路傍，正在啼哭，恰遇本州一寒儒

姓修名符家貧，以教學為業。妻文氏，父早死，母在堂，夫婦竭力盡

孝。年三十無子，修符為人正直不苟，好善樂施，未犯首惡。年輕時

在縣城讀書，曾拒一奔女，以此同學皆敬重之。今當大比之歲，母

命解館，上省鄉試，藉親友資助，不滿十金，辭母起程。行至此處，正

遇江氏啼哭，遂問其情。江氏含淚具實以告。修符想道：鬻子養姑

此孝婦也。古人亦嘗救難濟急，吾何不傾囊贈之。全他母子之情。

於是將赴試銀兩盡行取出，放在路上。向江氏說道：不必悲啼，把

銀拿去。吾非買爾之子。不過助爾之貧。速速帶子回家。好生服事。婆婆。江氏聞說。遂倒身下拜。方欲問其姓氏。里居。修符已窺其意。即便說道。男女不相知名。且鄉試期近。吾亦不得暫停。遂抽身去了。江氏即忙起來。攜銀負子歸家。朝祖見而驚問。江氏告以得銀之故。朝祖泣曰。如此好人。爾曾問其姓氏否。江氏曰。倉卒之間。欲問姓氏。恩人不答。竟自去了。只記得是上省應試的一位相公。朝祖曰。既是如此。候鄉場畢。你須當同往原處。迎接拜謝。以酬其救急之恩。朝祖夫婦。從此有銀奉母不題。且說修符將銀給於江氏以後。赤手倉皇。迤至省城。東食西宿。悉假同儕。拮据進場。點名之後。不覺精神疲倦。遂假寐於號房中。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呼告

之曰。今科闈題。定要宋魯分柱。方可掄元。切記之。言畢而去。修符醒來。題牌已下。首題却是孔子於鄉黨。修符如夢中言。分作兩大比。得意疾書。文思湧出。及稿成。謳吟一遍。覺較平時十分警策。真有神助。躊躇滿志。自揣必售。守候月餘。榜發。果中解元。此時得志。借貸不難。候諸事辦妥。方起程回家。再說石朝祖。自妻前月得銀歸家。盡心調治母病。真是神藥。兩感。不久病愈。從此朝祖時刻不忘。修符給銀之恩。心中急於拜謝。日在大路打聽。忽一日。市鎮傳賣題名錄。說解元是兗州修符。朝祖聞之。不禁狂喜。即回家與母親。妻子說明。俱各歡喜。自此夫婦二人。每日在路傍候着。至那日。江氏遠見一人乘轎而來。尙未知是何人。及近前細認之。果恩人

也。夫婦於是俯伏道側，連聲稱謝。修符卽忙下轎，驚問何人朝祖。言道：前月賣子之婦，乃吾妻也。受公大恩未報，特來拜謝。接駕修符，想伊夫婦家貧，不忍打攪，固辭不去。夫婦再三求請，修符見夫婦意切，苦卻不得，乃同至茅舍，其母聞其至，亦忙出堂稱謝。修符以禮相答，毫無德色。行禮畢，朝祖便設席款待。其在席間，朝祖執禮甚恭，修符亦極遜讓。賓主歡對，甚是投合。及修符偶抬頭，見堂上供有一神像，紗帽紅袍，圓領角帶，白髮垂腮。修符審視良久，驚問何神。朝祖答曰：吾祖也。前在朝曾爲顯官，傳到於今。家業式微，僅有父子二人。若非恩公盛德，賣去小子，則奉祀絕矣。恩公德逾覆載，何以報答。修符聞言，色動神飛，瞿瞿然驚，又欣欣然喜。答曰：果如所言，則令祖之報我不薄矣。我何福以當之耶。宴畢，止宿一夜。到次日，朝祖又隨帶禮物，親送舉人歸家。修符辭之弗聽。其母亦慫恿使行。朝祖叫了母親，遂隨修符去了。不題。再講修舉人之妻文氏，自夫上省應試以後，奉嫂極孝。雖身就重孕，不辭辛苦。一日文氏正對嫂閒談，忽聞門外火炮連天，卽見數人手執報條，跑至堂前，口叫恭喜。總是報子到了。卽忙事奉烟茶。菸茶剛纔奉畢，親隣又來奉賀。嫂媳二人，卽便擺設酒宴，向親族一一稱謝。又將報子打發轉去。嫂媳此時喜之不盡。不日舉人回家，諸親依然齊集。舉人到屋，參了祖宗，卽拜母親。又徧拜眾客。禮畢，意欲拜謝文氏妻子奉母之勞。其母曰：媳婦今早未用飲食，此刻在房中呻吟。



想是要臨盆了。言猶未畢，只見內客出堂，說道：「恭喜老太太添了龍孫，其母大喜曰：『今日吾兒中舉歸家，恰得孫兒，可名登瀛。』眾客聞之，重行賀禮，人人稱贊。修老爺好命，喜上添喜，當即肆筵設席，款待親友，修舉人衣冠楚楚，與眾客把盞酒，甫三巡，對眾親友笑而言曰：『承親友光降，別無酬勞。余有一段良言奉勸，請諸公細聽。』一聽，歌嘆人生在世間，原屬兩境，非富貴，即貧賤，那得均勻。貧賤人或出世，就遭貧困，一無穿，二無吃，受盡艱辛，受熬煎，受折磨，把誰怨恨，都只爲不行善，嫖賭奸淫，富貴的得安樂，受福不盡，坐高樓，乘駿馬，得意自鳴，卻然何，他獨享榮華美景，皆因是在前生積有善行，看將來家富的心，越要正切，莫恃你發財，錢米充盈，雖說是眼前好，後難保定，難道說子而孫，永不受貧，常言道：『積善之家，總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惡曜加臨，勸你們早回頭，急急猛省，存好心，行好事，救急憐貧，老天爺他必然額外照應。凡一切所求的如意而成，如像我前進學，未能上進，年三十還受困，膝下無人，今年子逢鄉試，又把省進，多蒙得眾親友幫湊錢銀，共約量那銀子，十兩未滿，中途路遇一婦，賣子養親，我當時心不忍，傾囊相贈，不過是偶然間一片慈仁，未想着些小事，能感神聖，竟使我龍虎榜得中頭名，況今日我家中幸中又幸，文氏妻生一子，取名登瀛，看起來行好事，報應有準，增福祿，昌後代，天不負人，勸諸公從今後多培德行，大福澤，近報已遠報兒孫，勸畢，眾人皆稱贊道：『修老爺』

者番話真是金石之語。位位都要體貼奉行。宴罷眾客各自散去。惟石朝祖報恩心切。還在他家盡心幫理。竭力經營。一日聞會試期近。便向修舉人說道。恩公某日進京。定要一路効力。以圖報答。修舉人聞言。便極力推辭道。不可不可。你家有老母。誰人事奉。且有小孫。誰人撫養。你一片美意。我心領了。就是。且爾家貧乏。養吾憐之久矣。吾今承親友作賀。尚有餘金。再給十兩。與你以作奉母之資。切勿推卻。朝祖當即固辭不受。說道。小人受公前恩未報。抱愧多矣。何敢再取。修舉人濟貧心切。再三與給。朝祖然後受銀。告謝歸家。修舉人見會試在邇。不可遲緩。當日整頓行李。辭別母親。即進京會試。未嘗期其必售。及場畢榜發。又中第八名進士。且即分發湖廣省監利縣的知縣。當即修書回家。迎接老太太與夫人到任。同享榮華。又想石朝祖夫婦賣子養母。如此割愛盡道。世間罕有。況又是忠臣之後。豈可任其久居貧賤。於是亦同接至任所。提攜出頭。後朝祖由行伍出身。官至遊擊。其子天喜亦身爲武舉。襲父之職。此是石朝祖舍子奉母。受恩不忘的美報。修進士後陞道台。子孫世世科甲不絕。各位你看。修進士平生樂善戒淫。其存心行事。已足對天地神明了。及路遇賣子者。又必捐金以全人骨。月此又濟人之急難。而忘己之窮困矣。卒之存忠臣之後嗣。即以利自己之功名。祿位愈陞而愈高。子孫愈傳而愈盛。皆由立品好。施得來。凡讀書士子。固當以修公爲法。即非讀書士子。亦當以修公爲法矣。若事父母者。更宜學石朝祖。貧不忘孝。可也。

天賜三喜

梁溪一人。姓陸。名先正。家小康。爲人正直無私。公平處世。其先代累培善根。戒淫戒殺。已經三世。先正謹遵遺訓。每值女色當前。慄慄然惟恐意之稍馳也。中年生一子。取名光前。先正見香烟已接。更廣積陰功。多培德行。上以遵祖宗傳家之法。下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及光前五六歲時。擇師教讀。光前賦性聰敏。過目成誦。十二歲便能作文。十六歲便遊泮水。憑媒聘娶白翁之女爲媳。自白氏過門事翁姑。相夫子及井。紡績之事。均屬勤謹。先正之心甚慰。不料是年。先正偶得一疾。醫藥罔效。自知命在旦夕。恐兒子年輕。不遵祖宗遺訓。故呼至床前。叫聲兒呀。爲父病勢至此。諒不能起。

平日教你的話。是祖宗留下遺訓。是爾一生的根本。切記不可忘了。今日父子將要分離。細聽爲父囑咐。歌見嬌兒不由父。珠淚滾滾。父子們頃刻間。就要分離。我的兒好一似出林嫩笋。年輕輕死了。父教管無人。從今後。見呀你須要自勤自掙。切莫說年紀小。任意糊行。我先人留得有一段家訓。說出來。我的兒緊記在心。人生在天地間。第一孝順。年輕人易犯者。惟有邪淫。試看那不孝子。幾個昌盛。又看那犯淫輩。幾個超羣。恨有等把美色當作性命。見婦女。拏言語打動心情。心猿動。神魂飛。用計勾引。做盡了千般醜。假作殷勤。他只想圖歡樂。同床共枕。那知道陰曹府。添了罪名。又有等肆淫慾。家法不振。淫僕婦。姦婢女。不顧人倫。他只道私僕婢無

宣講珠玑 卷一  
關品行。忘尊卑。却似那。父女宣淫。年輕人更愛的。青樓紅粉。染毒氣。傾家產。喪德敗名。論淫字。犯罪的也多得。父不過舉幾條。與爾說明。犯陽律。合陰律。又關性命。近報已遠報在。後代兒孫。看起來。犯淫輩。把德喪盡。我的兒。切不可者。樣爲人。縱然是遇邪淫。不能堅忍。當要學柳下惠。總算高明。讀詩書。須當學希賢希聖。行陰騭。培善果。更立品行。爾的母。疾病多。須當孝敬。父死後。全賴爾。早夜順承。家庭中有妻室。爾要和順。大商量。小計較。各務前程。果能够。遵父言。神鬼欽敬。到後來。一定是子貴孫榮。父本待把我兒。長久教訓。奈閻君註定了。決不容情。言到此。不由父咽喉已哽。霎時間。痰上湧。大汗淋漓。言畢。竟斷了氣。光前見父歸陰。卽備衣衾。

棺槨。遵制殯殮。不料七七未滿。母親又復相繼而亡。正所謂福不雙降。禍不單行。嚇得光前。手足無措。氣倒在地。半時甦醒。守着母親尸首。放聲大哭。誦哭聲。父如刀割胆。叫聲母。似箭穿心。爹爹啣怎捨兒。年輕骨嫩。母親哪。怎丟兒。孤獨一人。父去世。七七未滿。母忽然一命歸陰。二老年。毫未承順。養育恩。未報一分。父爲兒精神耗盡。母爲兒萬苦千辛。兒只望椿萱茂盛。又誰知共入幽冥者。都由兒的苦命。有誰憐孤苦零丁。○光前哭畢。遂從重安葬。從此謹遵父母遺訓。正直居心。不犯邪淫。凡一切非爲之事。絲毫不染。又以父親臨終之言。作成歌詞。勸世。凡鄉間之被其化者。頗多。服滿仍然從師肄業。文名於是大振。一年天災流行。鄉里之困苦者。極

多光前慷慨好施。奈餘積無幾。將父母所遺之業。概行賣出。只留屋宇三間。園圃一幅。其所賣銀錢。盡行周濟。猶然不敷。乃與妻商議。將妝奩首飾變賣。妻亦慨然依從。由是家如水洗。不能從師。只得教學糊口。怎奈年歲饑饉。無人送子讀書。萬般無奈。夫妻日食菜羹。並無怨言。一日光前向妻說道。賢妻你娘家豐裕。何不歸去借些錢米。挨過今年。再打主意。白氏乃回娘家求其借貸。誰知白翁爲富不仁。一切救難濟急之事。分文不捨。不但借貸不允。反將女兒辱罵一頓。說道。你們夫室平日肯存好心嗎。肯行好事嗎。天老爺會照應你嗎。還要發富發貴嗎。也曉得要吃要穿嗎。你何不將你們存的心。煮些來當飯吃。行的事。縫些當衣裳。就可以度過。

飢寒怎麼如今搞得無路。反來纏繞我。嗚。此時甚麼大的年歲。那個願得那個。白氏見父發怒。不敢回言。只得忍著眼淚。復還故廬。光前見妻空手回程。遂嘆道。錦上添花。人間有。雪裏送炭。世上無。兼之時。值鄉試。又無盤費。復念白氏身懷六甲。慮無人照顧。意欲不往。幸同學素仰光前文名。又知其貧困。乃各捐資助之。光前却之不得。只得應允。而終以妻子無依。爲慮。白氏深知其意。遂對丈夫說道。夫君呀。叨蒙眾友饋賜旅費。可以進省。大丈夫當以功名爲重。何必戀戀家室。況三年辛苦。正好奮志文場。以下雄飛。夫君儘管放心前去。奴在家中。或績或紡。亦可以度活。俟夫君榮顯之日。夫婦聚首甚長。何必此時。況妻身雖有孕。算來尙早。夫君得。

意歸來猶未遲也。光前聽妻說得有理，遂與眾友一同上省去了。者且不表。再說白氏自丈夫去後，衣食不充，紡績又無頭錢，每日止將苦蒿野菜充飢。不料耽姪身弱，又無調養，是年瘟疫流行，遂染一疾，倒臥在床。正是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想起苦情，不覺放聲大哭。詎想起奴命好慘，不由傷心珠淚滴爹媽生奴一尺許，愛如珍寶掌上珠。自幼算奴命不鄙，後來福祿享有餘。堂上公婆有家計，常把陰功德澤積。夫君幼年登科第，料奴終身靠得的。奴自過門時不際，公公忽然命歸西。爲媳毫未盡孝意，只得暗暗雙淚滴。纏將公公安葬畢，漣漣忽又染病疾。奴與夫君來商議，祈神服藥保安逸。誰知天不隨人意，傷心拋別兒與媳。夫

妻憂得沒主意，守住尸首放悲啼。古云人死歸陰去，哭破咽喉也無益。佳塋厚穴遵古禮，衣衾棺槨備得齊。安葬已畢，心未遂。夫君對奴把話提，父母之言不可棄。常存好心善功積，奴家聞言心大喜。幫住夫君去行施，不幸天災乾旱起。憐憫貧窮受苦悽，濟飢濟寒儘家計。賣盡田產心不移，承蒙祖宗有德意。身懷六甲將及期，夫君那日上省去。吩咐奴家記心機，夫說家貧隨時際。切莫恨地把天欺，不久爲夫歸家裏。詎料至今首信稀，又遇瘟疫四鄉起。染成一病臥床席，七日未沾一顆米。怕的一命要歸西。天哪天奴雖一死不介意，苦了陸門少後裔。越思越想越憂慮，皆因前世少修積。○白氏啼哭一場，如夢初醒，十分爲難。恰逢光前在省，三場已

畢自覺心內慌忙。也不俟發榜。竟自歸家。見妻病危。恨無錢來調理。東張西支。挨過半月。病終不退。那一夜將近一更時分。忽聽白氏言道。夫君哪。爲妻者。陣腹內疼痛得緊。煩夫君燒盞熱湯。與妻盪盪。光前聽言。卽去點燈尋柴。誰知白氏染病已久。家中柴草俱無。心中想道。此時天已黑暗。何處尋柴。不如將地樓板取一塊來燒。以救然眉。遂執燈取板。見板下一堆白蟻。四面奔走。蟻下巢個大窟。隱隱發亮。光前定睛一看。總是一隻大甕。將土挖開。用手去捉。却捉不動。向裏面一摸。滿鑿鑿的。是金銀。心中大喜。說道。謝天謝地。喲。我陸光前又得重生矣。剛與妻言。忽門外炮聲連響。遂開門而視。只見擁進一夥人來。于執報條。連聲道喜。纔是中了。解

元。光前正在同眾人講話。又聽房中嬰兒呱呱啼哭。忙進房中。一見白氏產生一子。光前此時喜出意外。跑進跑出。忙個不了。把報子打發去了。又請個女工來服侍妻子。又要去秤肉打酒。買香燭來拜謝天地祖宗。到三日與兒取名貴元。家中調辦已畢。仍上省赴飲鹿鳴。燕後歸家祭祖。接買田置地。起屋造樓。居然成了世家。光前也無意功名。止在家中教子讀書。廣行善事。後來貴元少年登第。身入詞林。光前夫婦俱受誥命。同享高壽。堂前子孫繞膝者數十人。止有白翁因兒子嫖賭浪蕩。將一分家業盡敗。夫婦老來受困。全虧光前接來養老。白翁夫婦十分過意。不得從此看來。陸家世守淫戒。以爲善傳家。光前雖一時落魄。終至富貴。旣富貴以

後仍然樂善不倦。到底子孫繁昌。福祿壽喜并集一門。爲善那些不好。莫學白翁刻薄成家。片善不做。生出浪蕩子。敗盡家業。無有下場。有何好處。若不是女婿大度。必定要老死溝壑了。此中的善惡報應。請各位細思細量。

舍生取義

明朝宣德年間。山西龍門縣。有李穠者。幼喪父母。家貧爲人牧牛。因墜岩谷間。致跛足。人遂呼爲李跛子。殘廢無依。乞錢於双河口橋邊。橋當三岔路口。李爲人指來往路徑甚詳。橋頭立土地祠。可容數人。李夜宿其側。乞錢買飯。先奉神靈。然後自食。如是數年。一夕夢神示曰。李穠。爾存心不苟。又能指示路人。朝夕事奉吾神。心性亦虔。故來指示。爾今世足跛。因前生爲富不仁所致。已後須當力戒貪財。好淫自有好處。但爾欠讀。閒暇之時。可去前面王先生書館外聽講。以啟聰明。庶免失悞。李驚醒。知土神示夢。卽起叩拜。於是每日當王先生講書時。卽去聽。兼請先生談些因果熟記於



心逢人便勸。一夕夜靜，來幾個不法之徒，伏在祠內，似有等待偷竊之事。李與交言說些閑話，卽正言說道：「各位好漢哥，所行之事，弟已略知，但據小弟看來，世人總要各循正路，聽天安命，方有出頭之日。此時並無外人，各位寬坐，弟有一段勸世文，念來與各位一聽。」歌未開言，先告罪，一言囑咐好漢哥，請寬坐，細聽明目。人生在天地間，何分貴富，皆當要務正業，莫學匪徒。凡一切非爲事，姑且不述，且說你江湖上，看是何如。在江湖日夜裏，不尋正路，好似無籠馬，東邊西突，場街上當絡，竊如貓捕鼠，拐的是本分人，銀錢貨物，到草坪會了哨，弟兄分股，有了錢，製穿戴，飲酒喫肉，喫不了，用不盡，那顧父母，閑無事，去賭錢，又夥娼宿，帽頂兒，約了期，先

把信豫，走那方，一股勁，不敢停足，遇客商有銀錢，呼叫站住，抽出刀，嚇得人魂飛魄出，經了團地方人，四面圍住，好一似籠內雞，有翅難出，解進縣，見官長，不由你訴，用刑杖，用夾棍，囚禁牢獄。案大的，還須要解上省去，見大人，審口供，不敢反覆，定了罪，上法場，誰來替汝，淚汪汪，哭啼啼，如何結局。剛刀响，頭落地，鮮血幾股，無頭鬼見，閻君罪更難贖，者就是紅上的，下稍之處，勸好漢，快醒悟，切莫糊塗，看起來，紅上的，固不可做，又將你黑上的，一一表暴，做賊的，日睡覺，下午看路，天色晚，邀夥計，或三五六，拏口袋，背拗刀，學裝鳥語，東一個，西一個，賣路而出，狗一叫，主人驚，不敢進步，坐一陣，又往那，別處聽伏，人睡盡，纏動手，割壁撬土，或牽牛，或牽羊，或

又牽猪。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布。貧寒人捉雞鴨。連鍋端出。到天明。眾夥計各自散去。也有那遠來客。窩內打窟。可憐那被盜人。呼天叫苦。他聲聲咒罵。你身坐牢獄。況團練聯保甲。官府吩咐。古言道。那有箇不犯賊徒。倘若是被告發。一股擒住。鎖練子。送官府定。依法律。挨棒收卡房。猶臧定數。縱然是漏法網。賊名難除。若遇著天倉滿。大限已註。受飢寒。死卡房。牢鈎抓出。有父母和妻兒。誰來看顧。拋官山。猪來拖。狗又喫骨。者就是做賊的。下稍後路。勸好漢。快醒悟。別尋良圖。李穰勸畢。眾人也有流淚的。也有嘆氣的。把頭低了一陣。都說道。有勞老兄指破。從今我們各尋正路罷。遂散了不題。一日有楊興發。在橋頭歇憩吃烟。見日已西沉。卽起身

走了失落。搭連一個。內有銀子七十五兩。李穰去撿柴種火。忽見搭連在地。拾起一看。內有銀子。知是楊興發失落。想道。銀子爲他人養命之寶。我今拾得不還。損人利己。終有報應。況我今世命中該窮。卽隱瞞人的。未必就能發財。只怕還要加罪。兼之殘廢。別人見我有錢。必起心謀害。反爲不美。不如待他轉來。如數交還。直等至三更。楊興發果然轉來尋問。李穰問明記號。卽取出交還。楊取一錠酬之。不受。楊乃叩頭拜謝而去。楊次日欲將李收養家中。以報其恩。李辭謝不敢。說道。我前生未曾修積。今受天罰。落在乞討之中。是分所應爾。若在君家。坐食現成。必定罪上加罪。愚人無福消受。斷難從命。我惟靠天吃飯。情願就在橋頭。也好行些方便。三

不肯去。楊興發無奈。將欲在土地堂邊架一茅舍。與李穰安身。已給以食。但是官地。不敢擅起房子。乃商議團鄰。將李穰之事稟明於官。官深喜說道。乞丐中有如此尚義之人。示準修造。並賜以匾額曰。義乞亭三字。以表其廉。又題詩一首。詩曰。拾銀不受銀。難得是乞人。清風高夷齊。萬古留芳名。李穰聽說。心中想道。我不過略行方便。卻反使鄉鄰如此用情。太爺如此誇美。我若安然受之。豈不是沽名了。兼之繁華太甚。不如遠避爲佳。於是收拾破盪器具。竟乞食於遠方去了。及楊興發與眾人將匾送至。卻不見了李穰。四路訪問。不知去向。只得稟明官長。官長命差役到處找尋。意欲叫回扶持出頭。以風世人不題。且說李穰一路討口。行到黃河邊。

就寄宿在溪邊岩洞內。一夕將近三更。洞外儼若有人呼其名。急出洞來看。杳無人形。仍歸洞中。又聞呼其名。又出洞外。徐而聽之。仍然無聲。四下仔細一看。只見河中一團黑影。用棍一撥。纔是一個人。急撥攏岸。尙未絕氣。夜靜更深。男女莫分。負歸洞來。將衣換下。以自己乾衣更易。燒火烘烤。始知是一女子。問其來歷。及投水等情。那女子帶淚說道。李玉英未開言。珠淚下。吊尊一聲大恩。人細聽根苗。不幸得二爹娘。去世太早。丟下奴。裙釵女。受盡煎熬。只說是傍叔父。此身有靠。又誰知起毒心。暗設籠牢。得銀兩。將奴賣與人。做小全不念。手足情與父同胞。聽此言。把奴的三魂駭吊。奴只得跪塵埃。哭訴求饒。我叔父不聽話。反把火冒。用棍棒打得。

我無處可逃轉面來求嬸母與我討保。妝模樣做過場不肯解交。千思想萬思量無有計較。因此上纔投河死於波濤。又誰知遇恩公將我救了。奴只好到來生報答恩膏。玉英訴畢李穰說道聽小姐這樣說來雖屬女流不愧丈夫可敬可嘉。今幸不至於死皆天神之默爲護佑也。但如此黑夜投往何方不如暫宿岩洞俟天明再作區處。那女見李穰是個少年誠恐面善心惡卽謝恩欲走。李穰已知其意卽慰之曰小姐以予爲匪人乎。我名李穰雖乞丐中人頗知理義於是將自己心迹來由細述一番。又說道小姐與我同姓不如結爲姊妹沿途乞食送歸故里再去投明戶族另擇匹配。我李穰如有歹心神人鑒察玉英聞言心稍放下從此兄妹相稱就如同胞一樣。且說李賴子將玉英賣與遠方客商得銀五十兩及回家來玉英不見不好回付客人悄悄躲避。那客也是個惡棍訪知玉英投河身死賴子之妻也有幾分姿色遂糾集船夫硬將賴子之妻抬起上船竟放舟而行。行不半日風波陡起將船打破也是那客估抬人妻之報。且說李穰送玉英歸家白曰同路討吃夜來兩處分宿。一日行到故鄉將玉英送至族長李尙才家尙才問明來歷不勝歎息且素知義乞亭之事因而重待李穰次日齊集族中人將李賴子喚來痛罵一陣。賴子巧言伸辨求將玉英領回族長不允復被眾人斥責逐出祠堂同族商議李穰雖屬乞丐官長猶加敬重後來定不長貧况玉英身投長江數百里不

死。偏偏遇李穰撈救。豈不是天假之緣。將祠堂公項代製妝奩。欲與李穰二人成配。遂來與李說明其事。李大驚。應曰。遇合雖奇。於理不可。我雖丐人。曾聞孟子有云。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今無父母之命。遽相嫁娶。將事死如事生之謂何。族長曰。吾等族人聚集於此。有爲玉英父輩者。有爲玉英祖輩者。即可爲玉英之父母。足下椿萱早逝。若要有父母之命。絕冠。豈不是終身不能娶了。何必拘執。穰又辭曰。此理固是。但先賢有云。夫婦爲人倫之首。閨門爲王化之原。周公制禮。同姓不婚。今若配之。是開天下後世敗常亂倫之風也。且玉英妹子本屬金玉之體。當配賢哲。小姪身已殘廢。不惟於禮不敢。而且於心不忍。族人言三語四。

李穰止是不肯承認。尙時散去。尙才將李穰仍留家中。意欲緩緩相勸。那李賴子因族人不準領回玉英。心中懷忿。又打聽要將玉英嫁與李穰。越加忿怒。遂誣李穰拐逃。捏詞具控。縣主見被告是李穰。不勝驚訝。遂簽票喚李穰。玉英到案。李尙才也同族下。將李賴子的惡迹。並玉英李穰之事。據實公稟。官將一千人証。齊集審訊。當堂先問玉英。玉英乃從頭哭訴道。大老爺。息雷霆。容我細訴。李玉英並非是下賤之徒。提起我傷心事。言難盡數。二爹娘。不幸得早赴冥途。上無兄。下無弟。孤身無助。無奈何。依叔嬸。希圖顧復。我二叔名賴子。不行正務。日嫖娼。夜賭錢。結交匪徒。做場伙。輸了錢。束手無措。將小女賣與人。去做奴僕。小女子聽此音。哀哀哭。

訴二叔叔他不聽惡言罵辱前一思後一想逃遁無路奴只得將身子跳下江湖不料得遇恩人將我救護奴問他姓與名纔是同族我二人聯兄妹如同父母施惻隱送小女轉回故廬蒙堂伯李尙才將奴收住第二天到祠堂繼去經族都罵我賴子叔良心虧負他反要把小女領回故屋是族中不依允罵出門戶因此上告誑狀將我誣辱大老爺嚴訊問與奴作主小女子感天恩終身頂祝訴畢官向李穰道本縣命差人四路訪你今日不期而遇真是有緣又能救貞女之死存仁人之心見色而不蹈姦淫爲人而能全始終結爲姊妹送歸故里誠天地間之賢士豪傑也請坐一旁靜候又向玉英道小小年紀不甘下賤視死如歸亦是女中君子命人引入內堂與太太相見縣主回頭一見李賴子便罵道胆大奴才爾兄嫂双亡將姪女寄託於你家貲也是歸你受用就該擇配人家竭力陪嫁總算重手足之情盡叔姪之分你者奴才止圖得財忍心嫁賣因而逼女投河已當得無故殺姪之罪幸而天佑貞女獲遇仁人誠爲幸事狗彘不如仍照故殺子姪擬罪杖一百徒三年判畢喝教重責眾役將賴子扯下著力痛打剛杖至八十氣已絕了官當令拖出者是好賭的人不念弟兄之情逼賣姪女與人作妾既把自己的妻室送了又把自己的性命丟了還要惹人唾罵算來真是不值再說縣主又問李尙才道李穰有恩於玉英汝等作何發付尙才稟道小的合族商議玉英投河流數百

里而不死。必待李穰相救。定是天賜奇緣。况男女一路同行多日。難免外人訾議。欲將玉英配合李穰。族中共出妝奩。李穰執意不從。及問玉英。玉英亦不依允。尙要大老爺成全其事。縣主說道。汝等固是美意。但婚姻之事。須當遵禮順情。下去好好調辦。尙才等叩謝而退。縣主將李穰玉英留署住了數日。命職事大轎將二人送至李家。尙才見官如此相待。以爲合婚無疑。於是不由李穰分說。選日成婚。李穰見勢逼迫。遂謊言要向父母墓前稟告。乘其不備。向林中自縊而死。玉英聞得李穰弔死。哭了半日。想道。哥哥恪遵大禮。不殉世俗。守義而死。奴豈忍獨生。况奴身爲乞丐。與男子同行。不知者又未嘗不私相猜疑。將來安能免謗。不如舍身一死。

以明奴非負義忘恩之人。可以對哥哥於地下。又明奴非貪生苟合之輩。可以留清白於人間。主意已定。亦懸梁自盡。卻說尙才。因李穰死了。方在躊躇。又聽玉英也死了。越加慌張。遂集族人報官。縣主聞報。李穰玉英同日自盡。嗟訝不已。親身來看。也流了一場眼淚。因提硃筆。在李穰左臂上大書舍生取義四字。遂吩咐尙才道。李穰生爲仁人。死亦義士。汝當從厚安葬。高砌墳塋。吾捐廉置田數畝。以作祭掃。遂親書皇明義士李穰之墓。又吩咐玉英守禮完貞。亦屬可嘉。親書貞烈二字。以表其墓。題畢回衙。將李穰平生及玉英之事。彙成文書。申詳山西藩王殿下。卻說殿下王妃。於三日前。生一世子。左臂有舍生取義四個紅字。王不解何故。及至覽

龍門縣奏摺不勝驚。卽批准建坊置祭。仍書舍生取義四字。以示褒嘉。玉英亦准建牌於墓。並准李氏族中自修烈女祠堂。知縣教民有道。卽陞絳州知州。且將得生世子。手有硃字之事。錄出遍示各屬。再言縣主於申詳之夕。書房假寐。恍見兩個女童。引玉英直至面前。拜道。深蒙大人恩點。無以酬德。特來依大人膝下。以圖報答。說畢。入內衙去了。縣主驚醒。卻是一夢。忽了環來報。太太生了小姐。縣主甚是驚疑。不數日。藩王旨下。縣主卽照旨遵辦。擇日卽赴絳州上任。復進省與藩王賀喜。謝恩。朝見之時。遂請將世子抱出。州主細摩一遍。信口說道。拋卻飯籃。便登御座。今日尊榮。休忘那箇藩王問及言中之意。州主將玉英投生之事。一一奏明。藩王

大喜。言道。前世爲禮所拘。今當玉成其美。孤欲與卿家聯姻。以了此二人再世奇緣。愛卿以爲好否。州主亦喜。藩王隨命山西中丞作媒。行聘與州主結爲親家。後州主之女。不但聰明嫻雅。在父母面前。極盡孝道。及世子成婚。夫婦甚是和諧。藩王薨。世子繼位。頗著仁慈。絳州州主亦清廉化民。直陞藩憲。後來世子夫婦俱享高壽。從此看來。人生在世。切不可說我窮。不能爲好人。比如李穰窮已極了。又加殘廢。似乎無力爲善。他卻指示迷途。勸化匪類。還人遺金。全人貞節。又能仗義守禮。視死如歸。遂修成一世藩王。可見爲善。無論貧富。只要肯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天道原不負人的善功。大天的報應。大善功。小報應亦小。只看人所作何如耳。奉勸世人。切不可自暴自棄。虛度一世。總要思出人頭地。人當自勵焉。可



鬼斷家私

明朝永樂時。有一太守。姓倪名守謙。字一之。北京順天府香和縣人氏。家有良田美宅。家累千金。自幼所配夫人陳氏。所生一子。取名善繼。陳氏一病身故。守謙罷官歸里。親理家務。無意再娶。因此子貪刻。每把父不在意中。父思獨子不才。非家之福。是年七十九歲。娶妻梅氏。爲妾作老伴。誰知善繼。又不以爲母。次年九月九日。生一子。取名重兒。善繼又不以爲弟。後四年。重兒有五歲。太守送館讀書。與孫同伴。善繼刁子不和。太守另行送館。因惡氣致病。醫藥罔效。自料不起。招善繼至私室。以田產屋宇銀錢賬簿。執筆註明某處放賬若干。某名下若干。與之善繼名下。惟善述名下。祇與

他毛屋一座。乾田五十畝而已。梅氏不解其意。子善繼去後。指善述道。這小冤家。亦是夫君骨肉。今日和盤托出。付與長子。我母子何以過活。終身守謙道。那善繼奴才。心毒如虎。你母子爲夫的。自有道理。此時若分其食。必遭其噬。道不如喂他一飽。便保母子得脫虎口足矣。遂勿多言。梅氏見夫不作主張。乃哭訴道。詎坐床頭。尊一聲奴的夫長。這冤家要與他。留點下場。論妻妾有大小兒。是一樣親骨脈。應當要一體同傷。大兒子是夫君親身所養。小的個也不是抱來填房。大兒子穀幾千銀子萬兩。小的個也須要分點田庄大家業。交與你大兒執掌。小的個田無塊地。無一廂不看奴。你看在嬌兒身上。他是個五歲的小小兒郎。又要病。又打滾。不董

事向吃奶奶。纏離了奴的身膀。每日裡催飯吃。竈邊站望。去讀書。不能夠久。在學堂買油鹽和柴米。出在那項。縫衣服。做鞋子。出在那行。就說是早晚間。苦績苦紡。車子上。又賺得幾多錢糧。就是賺。釐積些。莫亂發放。難道說不吃飯。不穿衣裳。你說是大兒子。性情。鹵莽。怕的是把么兒。命喪黃梁。夫呀就知道你大兒。虧心。魍魎。就該要分斷濺。各立門牆。爲甚麼。恍惚的。交了簿賬。小冤家。沒田地。並無房廊。倘若是兒長大。尋他鬧嚷。焉知他弟兄事。參不參商。夫呀你有病。奴這裡也不盡講。只要你當老子。過得心腸。梅氏哭畢。太守道。小孩子交付善繼。何不選擇個門戶。作你下半世的地步。莫在他身邊討惡氣罷。梅氏道。奴雖然女流。也知道婦人從

一而終。夫君如有不測。定要守着孩兒。奴若虛言。定遭天譴。太守見他守志話專。向枕邊摹出三尺長一軸畫。遞與梅氏說道。這是我的行樂圖。汝須藏而不露。直待孩子長大。如有賢明的官長。到任。汝去述我的遺命。求他推詳。自然有個分曉。梅氏方欲細問。太守掉臉不語。急忙扶起。喉間痰吼而逝矣。安葬。聞言不表善繼。自父死後。欲梅氏出嫁。命妻勸之。梅氏不從。遂疑梅氏積有私紡。隨帶數人。至梅氏房中。傾箱倒篋。搜之。無有銀錢。善繼意猶未服。又說這房子。不日我要娶媳婦。你母子我後園有三間空屋。搬去住。住卽命雇工人等。將廂櫃抬出。梅氏見如此。克暴不敢戀居。卽日帶着孩兒。哭泣去了。詎倪大郎心不足。如蛇吞象。站全業。還將

我趕出門廊。他妻子勸我嫁，我不願往。就說是我當日積有私紡，是長年。是奴婢帶一大網進門來，搜櫃子，又搜衣箱，立櫃底，抽提內，打開都望。床鋪草都抱得，裸裡精光，恨不得把地下挖他幾丈，恨不得挺屋梁，又挺柵枋。他活像抄家的一員官長。我好比做賊的活像起賍。搜不出，就要我搬出蓬廠，叫快些。不由我慢作商量。想不去，母子們又無倚傍。我去後，這房子冷淡非常。我的夫絕死了七天未上穿孝衣，著麻冠，離了孝堂。我么兒死了父，未丟竹杖。夫呀，哭啼啼，終不倒，三年之喪。夫呀，你生的小孩兒，無人撫養，死了的，供座靈，無人燒香，舍不得奴夫君回頭一望。夫呀，丟奴家，寡孤獨，怎樣下場。這日子奴在那刀尖尖上。夫呀，你大兒做的事甚

是猖狂。夫呀，你靈魂在九泉，明明朗朗，豈看着你妻兒受這淒涼。須保佑母子們無災無恙。早晚間焚香烟，答報上蒼。梅氏哭到後園，無可奈何，只得自己耐耐煩煩，度過光陰，不覺歲序流易。善述已有十四歲了。一日正是夏天暑熱難當，遂對母曰：我向哥哥討絹子縫衣，其母不許去。善述悄悄去問要。善述道：爲何不問你媽兩下言語，不投善繼將弟拳打足踢，打得遍身青腫，怒猶不息。請憑親族取出當日的分關，與梅氏母子東庄屋一座，乾田五十畝，逼令拜別祠堂而去。梅氏見是丈夫的親筆，不敢不從。乃罵道：詞罵一聲蠢奴才，實在鹵莽，全不想人爲財，鳥爲食亡。你曉得你哥哥克如虎狼，端要去討絹子縫甚衣裳。一件衣穿不穿，何關痛

癢受拳打挨脚踢。周身受傷。頭也青。臉也腫。都是小樣。眼巴巴把  
母子分出東庄。那些田。沒正沖。盡是乾塋。有水車。有戽堦。缺少堰  
塘。天下雨。梁子上。到有水放。雨住了。經不起。三天太陽。論地皮。一  
挑穀。三十餘丈。一塊田。一撮箕。就也清場。打穀子。說十挑。五挑不  
上。還有些。是有布。甚如粗糲。年歲好。一半收。勉強強。年歲欠。還  
不够。當差納糧。那房子。幾多年。未經蓋匠。大窟籠。小窟籠。照見太  
陽。倘若是。落下雨。米篩一樣。戴斗蓬。頂鍋蓋。躲在一旁。屋中間。開  
條溝。一股水。放天螺。螭壁子上。扒得稀。穢他。那裡坐的。是高樓畫  
帳。我這裡。遮不倒。風雨。星霜。不依得。是你爹。親筆簿賬。依從了。不  
服他。這樣。占強。眾親戚。不敢把。直話。來講。一個個。好似。那蛇。見雄

黃。若要。是。奈何。他。萬萬。不想。只好。是。背地。裡。上。叩。穹。蒼。梅氏哭  
罷。善述道。母親也。莫。埋怨。兒子。了。兒。只。問。當日。老爹。爹。交。此。賬。簿  
之時。母親。在。面前。未曾。梅氏道。兒呀。娘。在。面前。善述道。母親。既。在  
面前。爲。何。爹爹。如此。偏見。母親。一句。話。都不。說。嗎。梅氏說。兒呀。莫  
說是。說。娘。當日。哭。都。哭。過的。你。父。也。沒有。別。樣。交。與。爲。娘。只。有一  
軸。行。樂。圖。交。與。爲。娘。要。我的。兒。長。大。成人。我。香。和。縣。有。賢。明的。官  
長。到。任。總。告。求。他。詳。審。我。母子。自有。出。頭。之路。善述曰。母親。行  
樂。圖。在。何。處。於。今。滕。太。爺。就是。好。官。嗎。梅氏道。兒。可以。打。聽。得。實  
嗎。善述道。前日。兒。在。街。前。打。聽。得。實在。只。聽說。前日。沈。八。漢。謀。死  
趙。縫。托。妻。劉。氏。一案。抬。在。成。大明。名下。業。今。問。明。定罪。已有。三年。

都已問出實情。難道我們這些小之事。又問不清楚。梅氏說如此。

說來。娘將行樂圖付與你。憑在兒去做罷。善述接過行樂圖。心實

不董其故。說到既有此把憑。可以伸冤了。次日母子攜圖至縣。正

是元旦。太爺坐大堂審案。母子上前。連叫幾聲伸冤。即在太爺近

前跪下。太爺道。有甚冤枉。從頭說來。梅氏道。大老爺容小女訴來。

你講。哭詞。倪梅氏帶幼子。孤兒寡母受人欺。這個娃娃叫甚名字。

你倪善述。是名字。哥哥善繼。把名虧。他弟兄事你當父母的。就該

婦道人家。怎莫來告狀。倪守謙是丈夫。太守官名字一之。哦莫非

你的丈夫。又是何人呢。倪守謙是丈夫。太守官名字一之。哦莫非

老先生嗎。于今又有多大。七十多。歸故里。八十四歲命歸西。倪老

年紀又是那年。辭官歸家。七十多。歸故里。八十四歲命歸西。倪老

先生就作古了。他是那年討你過門。七十九歲娶側室。八十歲上

你是那年。又才生善述。這個娃娃呢。七十九歲娶側室。八十歲上

養嬌兒。你今年有多少歲數了。你從直說來。又小女今年三十二。

一十六歲穿嫁衣。哦。你告這個倪善繼。莫非是前。只同天。不同地。

弟兄二人隔層皮。哦。你這兩個兒子。合。論田園。幾十契。講銀子是

撮箕。倪善述名下。又是田產。合家計。一統江山。司馬懿。呀。他就全

善述嗎。怎麼有這。五十畝。分兄弟。三間茅屋。是土坭。吶。這就大不

樣。占強的人呢。莫得人說。奈我夫親筆跡。一多一少。判分離。這就把本縣作了難

直話嗎。你莫得一張呈詞。就是本縣。也不斷。一軸畫兒。藏啞迷。不消代書

作呈詞。哦。有一軸畫圖。呈上本縣。展開一看。你這畫中。大老爺。明

白的。請做這個小小的題。太爺一見此事。甚奇。吩咐梅氏母子。

各自歸家。改日候訊。太爺退堂。細細思想。打開行樂圖。一看。其中

又無字蹟。只有一個老嫗。抱着一個孩子。這道理終是含含糊糊。詳不出來。這案又怎麼斷法呢。一日悶倦。茶房端茶失手。打濕軸紙。上卽命去晒乾。經太陽一照。現出內有字蹟。茶房一見。忙稟太爺。太爺命茶房以手折去濕紙一層。內藏遺囑云。烏紗白髮。倪守謙八十年來。又產男。長子心腸有天大。半邊明月想團圓。怕的孤兒遭殺害。奪去駢邑無怨言。一條好路仙人指。左邊小小築茅菴。壁間留有金銀在。管取一罈有一千。十罈銀子特憐少。一罈金子謝長官。行樂圖上一層紙。先生拓破此機關。太守倪守謙親筆題。太爺看罷。心下明白。卽飭差人報梅氏母子。並善繼在家等候。次日太爺親自查閱。果次日來到倪善繼門首。太爺卽裝模

做樣起來。滕太爺裝像面前。活像有人樣。在門首打一恭點頭。啄腦喜相逢。眾人們都驚訝。太爺今日在做啄。那太爺西階上儼然三揖。又三讓。升堂坐。嘆叙溫。請安納。福問幾聲。太爺問老先生。這一案如何情理如何。斷停一會。却又說大郎爲人太刻薄。又一會口囉囉。萬貫家財都歸他。隨卽問老先生。小郎何以過終身。等片刻。又題左邊小屋下東西側耳聽。點腦腕晚生一一有交割。又一時假推遜。厚貺斷不敢承命。略一會。又轉哢。旣承遵命。何敢當作個揖。說聲請。恰像一夢忽然醒。太爺問眾人。時纔倪老先生說這一番言語。你們可以聽見麼。眾人都說未有。差人書班亦云未聽見。太爺道。倪老先生本縣剛纔聽得倪老先生言了一番。其形

身長臉瘦。長眉大耳。高額細眼。朗朗三叉鬚鬚。其白如銀。身穿紅袍。頭帶烏紗皂靴。怎麼你們說未見。差人書班稟未見。又問善繼。你父說你家有兩座大廳房。東邊有茅屋三間。可是有的嗎。善繼回曰。有。太爺云。本縣要到東庄打坐。飭差即到東庄擺公案。畢太爺坐。問善繼分家可有憑據。麼。善繼呈上賬簿。太爺看過。問道。倪善繼本縣判令田地房屋萬貫家私。照汝父遺命一概斷歸汝。只東庄小屋乾田五十畝。仍歸汝弟。汝可輸服否。善繼答曰。小人遵斷無敢不服。又向太爺叩頭謝恩。太爺道。只有一件東庄所出家私。或除或在內。善繼答曰。在內。如此兩下具結來。梅氏母子口稱冤枉。太爺喝之具結。太爺說。老先生說東庄茅屋左右兩壁。

有銀拾罈。斷歸善述。金子一罈。酬謝本縣。若真。汝翻悔否。善繼答曰。不敢。太爺道。量汝不敢。命差役即掘開牆邊。果金一罈。銀十罈。着人戩過。每罈六十四斤。恰恰對數。太爺即寫封皮封定。命善述母子領回金子一罈。擺在公案上。善繼似有垂涎盼戀之意。太爺一見。大罵善繼貪心不足。罵這個不孝子。貪心無厭。全不把你父母想上一番。你的父死。夫人晚年命外。八十歲。他必然無意續絃。那有個幾年不提家眷。到老來娶個妻。鳳倒鸞顛。明明是你刻薄。不成才幹。納偏房。要生個有志兒男。有兄弟。你名下只該一半。爲甚麼十萬貫。被你腰纏。明明是怕你把孤兒作賤。拏塊肉。喂飽你。免把人餐牆脚下。害金銀。古今稀罕。當過交。就是我小小堂。

官拏與他母子們去買田產。也能够買得倒谷子幾千。刻薄人那怕你家財萬貫。浪蕩子出了世。就要賣田。你不信。把你兒回頭細看。蠢得個像牛樣。玷辱祖先。你太爺平素來水清石現。也不肯要你父金子一罈。這金子回衙去。我有主見。拏一半買棺木。施濟貧寒。你若是惹死了。還有備辦你兒子。到後來莫得衣棺。那時節領一付來把尸掩也。免得拋尸骨。猪拖狗哈。那一半你太爺更有主見。做花紅等你那月桂高攀。倪善述是善人。眼前落難。待後來定然要子貴孫賢。入一個三百兩。毫不走趨。中一個五百兩。幫補繳纏。父母官口有毒。善惡分辨。憑在你。自招禍。自惹罪愆。太爺判畢。收金回衙。次日善述母子入衙謝恩。太爺以行樂圖。赍好交善述。

後來弟兄果中滕太爺的口。善述後二三年。將兄業買盡。娶妻後。連生二子。延師訓讀。前後都采芹折桂。得滕太爺花紅一千有餘。不數年。大挑一等。選知縣。長子復直隸州。是年大辦。爲梅氏請誥封。皇上發銀修節孝無雙的牌坊。善述夫婦受五品誥封。善繼一見兄弟滿身榮耀。惡氣致病而死。其二子嫖賭俱全。祖業無存。一分家業。賣與善述。善述不計其父刻薄。每捫穀子十担。麥子十担。與之度活。終朝不足者。補之。俟後善述遊任。囑佃仍捫穀麥。二子以爲常額。亂花糊用。消受不起。後饕殮難繼。落爲乞丐。餓死本城城隍廟樓下。無人收尸。眾街總稟明太爺。領付匣子埋訖。蓋滕太爺之惠也。由此案觀之。可見凡爲兄弟者。總要心好肯吃虧。吃



虧者終占便宜。占便宜者。不過暢快一時。到底還是吃虧。如善繼受分之時。以爲長子嫡母所生。應該多分。不勝洋洋得意。那曉子孫終無結局。並受千古罵名。人可不深長思矣。

純孝化逆

後漢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有一人姓江名革。字次翁。父早喪。母居孀。江革性純孝。凡母所欲。不辭艱難。必竭力備辦。怎奈家計寒微。有以供母便無以自給。不知受過許多飢寒。但見他有好飲食。皆忍口不食。必留以供母。母曰。兒何不共食之。革曰。些微飲食。何勞母親。欠望想母親當年撫養孩兒。不拘在家在外。凡糖食果餅。曾留過許多與兒。兒真殺身難報也。及至冬來。以綿襖進母。炭火不離。窗壁皆以紙糊。意欲使母溫暖。不至有寒冷之苦。至於己身寒冷。無計可施。乃哀求鄰居。代爲開墾田土。一則身勞汗出。可以自衣。二則鄰居相憐。可以得米。遠近之人。莫不共聞其孝。鄰人謂革

宣講珠玑 卷一  
三  
曰似此得碗飯吃也非長久之計。何不去帮一長工。也可得錢數串以充母膳。革曰我非不欲如此。奈老母在家如嬰兒需乳。焉能遠離膝下。若得在宅近做些零工。使我得早晚與母代勞。那就兩得其便。鄰人深為憐之。凡有活路。皆呼革做工。價毫不短少。江革每日早起替母將飯煮熟。然後出門。夜歸必問了母安。然後就寢。凡主家有食物。皆存以供母。自己一點不嘗。鄰人見其如此。每於分外多與之。以成其美。一日帮一主人。名袁大。有田四十畝。父亦早死。母親誓不改嫁。將袁大撫養成。人定親婚配。誰知袁大聽信妻言。將母置之厨下。撈茶煮飯。喂猪尋柴。不許一刻安坐。這日江革在他家打谷。母因柴濕飯晏。袁大在坡亂罵。道。捱他娘的擺

子。這個時候還不吃飯。做起那要死不活的样子。還留在世上做。啖。江革忙勸道。袁大哥。那是你天倫的父母。怎麼亂罵起來了。袁大道。別人的娘。到了栽秧打穀。脚不停。手不住。早早把茶飯安頓。恐怕坡上餓了。莫得力。未見我那老莫衣食的。故意捱倒。捱倒活像翫我的劉海戲一樣。叫我怎不冒火。江革道。我下午帮你勸個勁。就是。不可罵他老人家。及至回家。又是一陣亂吵。把他母只罵得哭哭啼啼。毫不做聲。連飯也不吃。各自上坡看谷去了。江革不忍對袁大道。何不與你媽送飯去。一便也就吃了。袁大道。他都要喫飯。莫把米喫貴了。江革暗想。這般忤逆。定遭天誅。待我慢慢將他苦勸。若得回心轉意。一則免得他母親受苦。二則免使他夫

妻造罪於是立定主意。至晚江革不食夜飯就要回家。袁大扯住道爲甚。今晚這般着忙。革曰。今晚陡然心痛。想必母親又在思念我了。袁大笑曰。母是母。兒是兒。各有一心。然何痛在你心上來了。革曰。父母與兒是一體。還說甚麼兩樣。想人子之心。原是父母一口氣。一點骨血。到十月臨盆。活鮮鮮分將下來。本是痛癢相關的。試看兒子有痛處。父母愁着眉。痛在心。恨不將身替兒痛。所以父母念兒。兒心中也是痛的。縱然不痛。往往都也着忙。這是我屢試屢驗的。當日聖門有曾子母親咬指。曾子痛心。不獨我一人。惟然也。袁大曰。聽你說來。父母是不可得罪的嗎。革曰。正是得罪了父母。就傷了根本。根本既傷。枝葉焉能茂盛。且你我生來就不幸。父

親早死。單留孀母在堂。須想母親爲你我守孀。含水茹蘖。受盡許多淒涼。無限酸辛。都只望將你我搵大。老來孝順他。也不枉自守節一番。像袁大哥。豐衣足食。不使母親凍餓。到也罷了。想起我江革。衣單食寡。在母親面前。絲毫未能報答。實在令人心痛。說畢。連歎幾聲。流淚不止。袁大夫婦聞之。良心忽動。亦淒然泪下。反以好言勸道。江大哥。不必悲啼。想父母的恩。原是報不盡的。你我今後只好真心實意。使我母親快快活活。過幾年罷了。革乃拭泪曰。袁大哥呀。子之於親。事具慶之父母易。事鰥寡之父母難。聽我將此中情節說來。大眾一聽。父母命運不一般。具慶鰥寡兩相懸。具慶父母猶易事。鰥寡父母事奉難。袁大哥請來前。聽我先把具慶

父母言或夜晚或白天夫妻對面叙話言有酒有肉互相勸帶兒帶女共苦甘熱天乘涼在一處冷天烤火在一團父有愁悶母解散母有憂戚父相關兒媳修到者父母就是活佛在堂前能把堂前活佛敬勝朝一世義眉山莫效逆子不孝順致使二老不喜歡具慶父母猶自可鰥寡父母最堪憐父親死了母守寡母親死了父居鰥少年夫妻老來伴一日不見猶不安何況陰陽永離散此中淒涼尤難言白天雖有事情混心裡都是悶炎炎到了夜晚更傷慘兒媳各自去安眠將身走進自房內不覺心中如刀穿心想從前何等好夫妻雙雙共話言於今這般受冷淡獨自一人好孤單越思想心越慘眼淚汪汪如雨泉含着眼淚上床睡一夜到

亮不成眠溫和時節都還淡最慘莫過是冬天鋪蓋蓆子如鐵冷夜深又長受熬煎兒孝父母在此時父母靠兒在此間兒媳若是盡孝道時時近前去問安凡事體貼父母意父母還可把心寬兒媳若是不孝順父母慘處更難堪早晚獨坐冷板櫬好似尼僧在參禪有句話兒無處嘆有點心事無處傳這父母不幾年定會活活息死到九泉袁大哥聽此言快醒悟莫遲延謹體聖諭盡孝道免失人身受罪愆袁大夫婦聽畢心中大悟遂放聲大哭急向母親面前叩頭悔罪求母寬恕又轉向江革拜謝勸化之恩從此夫婦果然盡孝痛改前非後竟成了孝子孝婦這是江革以己之孝感人之不孝一段大陰功且放下不題再說是年青州大旱飢

僅薦臻。土匪四起。赤眉賊亦因而作亂。聚集數千人。搜掠糧食。甚  
 至擄得肥壯人民。概殺而食之。一時擾亂不堪。江革恐母受驚。忙  
 將母繫於臂上。欲往遠方避難。母曰。吾老矣。死何足惜。只恐連累  
 孩兒。難以脫身。娘不免尋一自盡。也免掛着我兒的脚跟。江革泣  
 曰。母親何出此言。千萬有兒保護。不必擔憂。縱死母子也。一路  
 母若先死。兒也是不願活的。於是背着母親。邊走邊哭。詎負老母  
 出門庭。咽喉哽哽。珠淚淋淋。想人生四大恩。難報答。好傷情。江革  
 不幸父早辭塵。丟下老母七十春。受盡冰霜苦。將兒撫成人。德比  
 天高。恩似海深。只恨家貧困。傭工奉母親。都只想世界清平。也可  
 以度活光陰。呢呀我江革好苦的命哪又誰知年歲飢饉。赤眉賊擾亂鄉村。壯

者各逃命。老者步難行。妻牽丈夫手。兒扯母衣襟。哭哀哀。泪淋淋。  
 鐵石心。不忍聞。呢呀天哪可憐我的娘。頭闔眼又昏。耳聽人馬鬧沉沉。  
 聲聲喊兒怕。受驚無奈了。指出門心忙似火。脚走如雲。四境不聞  
 雞犬聲。舉眼誰是故鄉人。怕只怕羊落虎口難逃。呢呀願天爺  
 保母子。跳出火坑。保母子。跳出火坑。江革走了半日。來至深林。  
 見林中有一古廟。只得放下母親。歇息一會。母泣曰。兒呀。娘肚中  
 飢餓得很。江革一聞此言。心中猶如刀刺一般。暗想道。目下世亂  
 紛紛。前無招商。後無旅店。母親如今飢餓。又向那裡去得食呢。左  
 思右想。無有計策。正思想間。忽見羣鳥飛集樹上。爭食桑子。江革  
 猛然想起。桑莢可以充飢。遂稟明母親。前去採取桑莢。來至樹下

一看見有純黑者。有淡紅者。摘而嘗之。黑者味甘。暗想這樣可以供母。紅者味酸。又想這樣可以自用。乃於腰中解下串囊。中打一結。一頭裝黑者。一頭裝紅者。正要摘滿。忽聽人馬呼叫。如蜂擁而來。江革躲閃不及。竟被擒拏。眾賊捆至營中。將要開刀。賊首止住道。且漫點些待問。個明白。後挖他心肝。拏來下酒。乃問道。你這個後生。家住何方。姓甚名誰。從直說來。江革只嚇得條條大戰。跪地泣訴道。有江革。跪平川。一言上稟。尊大王與眾台。細聽分明。家住青州府臨淄小郡。我的名叫江革。獨自一人。父早死。單留母。辛苦受盡。到今年六旬餘。眼目不明。你有好大的家我家中無田土。實係窮困。又拏甚麼來奉你母親呢靠小子去傭工。找積錢文。聞聽得大王爺來到。

敝郡。就該躲避縉指母走四方。躲避山林。爲甚麼又出都只爲我老母。叫餓得很。纏出來採桑子。供養母親。怎麼你這桑子又有兩色呢黑色者。其味美。聊把母敬。色紅者。其味酸。小子自吞萬不料。遇大王在此喪命。可憐母眼巴巴望兒回音。我江革身一死。到不打緊。怕只怕我老娘餓死幽冥。哭一聲苦命娘。休把兒等兒做了。不孝子難以回程。呢呀要見兒。除非是黃泉路徑。丟下娘。受飢餓。兒怎甘心望大王。發慈悲大施憫隱。送桑子奉了母。再來受刑。千萬看老母面。暫把情准。我縱然受刀懸死也銜恩。赤眉賊被江革哭軟。暗想要試他孝心真假。乃將桑子付他。叫他奉母畢。速來受死。江革叩頭而去。赤眉賊使人暗去窺看。只見江革走入林中。手捧黑色桑子。跪

而進母。俟母食畢，然後起身。母曰：兒採這桑子，到也味美，何不多去採些？革曰：兒再去採來，但母親久坐一會，不要累欠孩子了。說畢，叩頭含泪而去。來至營前，雙膝下跪，赤眉賊早已知為真孝，因笑而問道：你這後生，放你去了，還轉來做味，難道你不怕死嗎？江革泣曰：缺老母食，則不孝；違大王令，則不信；不孝不信，何以為人？故甯受死，而不敢貪生。赤眉賊改容謝曰：爾真善士也。看你人似村夫，並且不但盡孝，亦能全信，亦算草野中好人。誅之則為不祥，於是命手下賜白米二斗，紋銀二錠。

羊肘一隻，又賜小旗一面。上題有傷孝子江革母子者，滅其全家歸家，插於門首。江革大喜，叩頭謝恩而去。此以孝免厄，獲福之一報也。後江革愈行其孝，鄰里不孝者皆化為孝。孝行一彰，美譽上聞，後竟為漢室名臣。顯官為母請誥封母，亦以壽終。所謂孝可格天，孝可動地，孝可感人，信不誣矣。人可不以此為法哉。

